# 朝野輯要 八

宣祖朝中

3487
4651
v.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朝野輯要卷之十二

## 宣祖大王中

壬辰夏倭大擧入寇 車駕去邠天兵東援癸巳 上還都丁酉倭復入寇天兵再救戊戌諸賊撤帰倭寇首尾凡七年○申氏寧懐曰倭奴自麗季爲邉患麗末尤甚及我国慕義来欵宗貞国市使者之来名称甚多有國王殿畠山殿大内殿小ゝ殿左武衛殿右武衛殿京極殿細川殿山名殿受圖書人受職封對馬島主之子特送島主之侄歳遣船我国定制應接国王姓源氏唐僖宗乾符間其請和天王賜皇子貞純姓源氏源氏始此畠山殿亦源氏畠山以下臣酋也大内 臨政太子逃入日本泊于多ゝ良浦仍以多ゝ爲姓 京大夫都于周防州仍号大内殿自以系出百濟其我国最親大

東279782

将輝元之先乃其從人也臨政太子之裔歷卌七世而絶輝元先祖代就居其土習尚
我国畧同所謂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預国事而惟世享国王殿供奉国
中尊之若天子日三澡浴拜天而已所謂国王殿天王之第一大臣也即承相兼大將之
職号関白取霍光傳凡百皆関白之義亦謂之博陸侯受国事掌兵馬盛衰迭
遆国中平原藤橘四姓為臣族互相竊據為国王殿天王之長子娶於其族次子
以下不娶女則削髮為尾以其尊無比不可為人配也国王殿之子娶諸大臣之家
其国在天東南極溫冬無氷雪雖有之墮地即消地雖大無名山大川為六十
一州圻内五道海道十二州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十州北陸道十州東山道八州山陽道
八州山陰道又有一戶島五島三島云◯眉叟記言黑齒傳曰黑齒在滄海
東徼海外亦曰日本之倭秦始皇時徐市與童男童女五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

欒為黒齒別從前古有恒武者謂之恒武天皇長子孫傳其世月十吾
以前齊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代凡出令事關白任主之關白者其国貴臣
執國命者也黒齒古無氏姓至齊梁時山城主州恭光者始稱姓氏藤
氏最先平原次之桓氏子孫為平氏原氏云三姓皆大丙奈氏　皆本
貞純親王賴親生賴光賴光生義家生為　義朝義朝生賴朝賴朝生賴
家宗朝宗朝十三世有道義號鹿松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義成生義政
成化間稱国王者也萬曆中至秀吉秀吉額類狗自以為額應圖讖請天下
可兼而有也掃境內伐朝鮮秀吉死秀賴新立国人內叛家康擊滅之家康者義
政十一世孫也善用兵與平行長相持行長兵七十萬家康兵二十萬家康
乞降於行長行長益驕家康乘其不戒擊破之行長死家康與秀賴

約為講好以等計焼其城伐之云黒齒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二縣東極陸奥
西盡肥前四千一九卆十里南極伊紀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其俗信鬼神
事浮屠男削鬚髮婦女禿髮男女皆服襖子貴人及婦人染齒故
黒齒跣足赤頂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性善諂巧奇技軽生好擊刺
薩摩風俗最強暴好殺黒齒三大都其一山城州最久遠自名恭以先
不可知其地沃饒舟車輻湊其二大坂城據河阻海金城陽地此秀吉
西都云其三江戸沃野千里險阻四塞北至陸奥西至山城州皆千里餘
為三都之上国中諸酋互相吞滅而原氏獨累百年長久地利之固
也陸奥之外蝦夷蝦夷之外野人界泥濘四百里一岐以東皆童山草木
不生無人居一千四百里　攷事撮要曰洪武初辛禑時倭寇我　太

祖戰於智異山大破之又冦下三道我太祖擊殺其將阿只　統

八年我　世宗癸亥倭冦上國沿海地又掠我濟州　島諭島主執

送十三名獻俘于帝正德五年我　中宗庚午三浦倭奴叛陷薺浦

先是　世宗己亥倭入冦遣柳廷顯討平之倭數戶欲居三浦許之至

是滋漫粖遣柳聃年等討之斬獲三百餘人嘉靖二年　中宗癸亥

有倭奴藤原中林到上國寧波府搆乱被獲于本府獻俘嘉

靖三十一年　明宗壬子倭與中国商漂到施義殺死人民官

軍生擒倭賊望古三夫羅餘賊逋去癸丑倭賊與中國客商

又漂到于康翎官軍生擒三浦郡楊古羅與年前被擒三夫

羅望古俱奏聞獻俘乙亥倭船六十餘艘冠全羅道殺兵使元

績遣都元帥李浚慶禦之斬獲二百餘級餘賊遁去丙辰倭
船之犯中國者漂泊於全羅道漢人華重慶三十八人乃爲倭所
搶者被獲于邊將付冬至使奏聞己未漢人蘇才等三百二十
二名被倭搶擄漂泊黃海道爲邊將所獲又付冬至使奏聞
勑褒賞賜從萬曆十五年　宣祖丁亥倭寇全羅道鹿島
萬戶李大元死之至壬辰倭大寇
先是栗谷進請養兵十萬以備緩急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
患柳成龍以無事養兵斥之栗谷出謂柳曰他人固無望君
亦有此言耶今不以預養兵必無及是君他日之憂也○石潭
日記曰珥延白聞御詩甚有愁鬱之意何其不樂君是也　上曰

何詩也珥誦曰孤抱難攄猶依樓由中百感　月明古殿香烟盡
風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　苦悲秋凄凉庭院無人
語雲外鍾聲只自悠人君得人任職則可以泰然和悅但於詞章着
意則豈不有累於學問乎　上有愧色垂頭良久粟谷出謂同僚曰
主上此作非佳兆他日西遷必有此等景像吾則雖不見君輩則
見之矣問何云西遷答曰二千年後必有南憂南憂則西遷矣且悲
秋應於西也○金僉正潤身鄭北窓𥖝也與南格庵師古相親一日往
南家則麻衣老人在座形容古怪眼光炯〻曰青衣木〻復国事可
知南曰然曰金輿西遷方可恢都南良久曰然曰再不渡漢江南沈
吟移時曰果然矣盖我國古無木復自壬辰前前有之箕子白衣東

来故俗着白衣自壬辰前始禁白而衣青壬辰巡西還都丁酉倭再犯至素沙
敗還再渡漢江之說驗矣格菴嘗於清朝向東既謂人曰殺氣可畏壬辰倭
也大至吾不及見君輩愼之○李翻身文烈公季甸庶曾孫也陰陽卜筮
無不通曉謂松窩李塈曰二十年内廟社邱墟衣冠板蕩至壬辰果驗
○邊協善占氣嘗謂子侄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苦兵矣甲申年間也
邊協武判書六歲墮井得不見溺攀一石故也適見汲水人曰我是某
家兒願汲索來乃攀索而去二十八爲南海倅大捷倭寇天子賞銀金己丑
倭寇鹿島京師震駭公入對曰賊風至初非入寇必退矣果然爲濟
牧杖殺妖僧普雨爲坡牧時學易於栗谷天文地理卜筮無不通曉先
壬辰公卒已四年矣○子應星應井

南師古英陽人号格庵生於蔚珍風水天文卜筮相法俱得不傳之訣少時往蔚珍佛影寺路逢一僧負橐立以所負囑托南所乘南許之偕至寺遊芙蓉峯博奕松下僧忽大叫一聲仍不見良久始露鼻端漸出全身曰得無懼乎南曰何懼之有僧曰吾以物付人莫不打罵君能濟之以術怖人莫不驚走君能不懼可教矣授以秘訣曰君非凡骨可以避搴勉之言訖不知去處南自是洞見天機暮年以天文學教授在京時太史星祲覩象正李翻身自謂當之南笑曰自有當之者乞還鄉卒於路中李藻谷達詩以哭曰鸞馭飄然若木津君平簾下更何人床東弟子收遺草玉洞桃花萬歲春 明廟朝嘗曰不久朝廷分黨嘗遊嶺南忽仰天大驚墮馬曰殘害我国人出矣秀吉以其日生云又曰乘白馬者自南來我國幾亡壬辰清正

騎白馬來又曰倭亂若起辰年猶可救起於巳則不可救又曰社稷洞有王氣當出太平主云蓋朝廷自乙亥推戴 宣朝自社稷洞潛邸入承大統又曰原州東南有王氣光海外祖父母家及墳在東南孫伊谷又曰癸丑王子亡永昌沒於江華又曰甲子日明年當封泰山乙亥定葬泰陵又曰己丑向湖南侍從鄭姓火馬生人蓋汝立以丙午生己丑逆誅又曰今歲處士星無光果曺南冥植以其年卒

眉叟記言曰 宣祖癸未許學士葑竄甲山其夏有神妖降於甲山雎盱然鉅齒蓬髮左握弧右握戈擊鼓彎弓以攘之許學士作逐厲文守菴朴公聞之曰自此十年東方大亂後十年壬辰果有倭亂又曰姜承旨緖嘗嘆曰不出四五年大亂作矣侍 上泫然出涕 上怪問之對曰臣命至矣不得

長侍 殿下以是泣出語曰大乱將作 殿下辭氣之間其兆已見不敢直對其
十月有鄭汝立上變事大獄起壬辰倭寇国果大乱○東平感異録曰白沙李
相辛卯為承旨公退開坐閤者奔告曰一人踵門請謁狀貌凶獰不敢正視李公
急正衣曰第引來其人入看破笠躡弊衣弊袴甚狹僅周脚穿破黑鞋面
如大盤身長一丈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前張吞口呫囁語良久而退公從
子鰲山君攉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渠自言白岳山夜叉明年將有大乱而無
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特公可以此言聞故来言之云壬辰倭乱大至李公
樹中興功夜叉言果驗○初戊子間都中士女相聚佯狂或為巫覡歌舞或作
笋墳踴躍且笑且哭自相問曰何事哭荅曰哭国家之將亡何事笑荅曰
笑將相之無人又仰天大笑名之曰鼕鼕曲首唱如鄭孝誠白震民柳克

新金手南李慶全鄭協金誠立等三十餘人〻以爲乱亡之兆又曰柳克新者

一倡放達之者交相優戲一邊講學論禮之士貳於牛栗者皆歸之号爲

慶全皆出其中尨庵與李伯祥書曰克新及李皆以大家傑出

之才倡爲豆廳曲譏誚禮法專作栗谷之道士之秀者皆入其中識者爲

不祥之兆果壬辰乱起　按柳克新無乃李克信之誤耶柳是別人耶

戊寅飛雉蔽天自南而北南中月暈墮地天中無月又魚龍旗出箕分其長

竟天累日不滅尾分乃燕尾與我國同是歲倭酋平秀吉始有犯順之謀

後十五年壬辰倭寇我国皇明動天下兵戊子漢江水赤如血六七日己丑正月

朔日食望月食廚院炊飯鍮甑自鳴如牛吼先是辛巳軍咒寺池

水湧出高丈餘江界夜色如月人影落地甲戌咸鏡道有魚交霣而下及

戊子穩城夜有火塊如人佩弓矢飛西向北震雷隨之越四年倭賊闌入六鎮己
丑南部幼學柳謐家庭有黑物遮鋪就視之黑蟻死者相藉或斬首或折腰
善山人家有雀小如柳葉産雛鵝大五色俱備既長飛去辛卯五月積雪
四日京城及仁川人家蟻虫相戰襄陽三陟蟻虫蔽海彌滿牙山太平院後
有石忽自起立通津僵柳自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産於西海
漸至漢江海州素産青魚自近年絶不産移産於遼海人謂新魚又遼
東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王子乘轎到鴨綠轉相告語
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使自京回到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語曰朝鮮譯
官云甬有　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誰共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
云使臣歸啓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者逮捕數人不服而死明

年遂有倭乱大变將至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
又都城内常有黑氣非烟非霧亘天接地如此幾十年其他変怪難以殫
記又帝民於都城内外山具酒樂以會歌舞而還春秋盛行庚寅辛
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遊衍或至破屋識者以為不祥
○壬辰三月望癸健元陵ゝ上若有哽咽噫噫聲自陵上而下或一日一至或數日一至
盡一月不止及五月倭至積薪丁字閣焚之火自滅賊惧有神乃去雲峯
八良峙乃　太祖滅拔都之處石上斑血至今若新濆壬辰君血流而倭
寇至又賊報始至朝野遑ゝ忽有怪鳥鳴於後苑在空中只一鳥聲滿城中
無人不聞終朝達夜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西狩前日乃止又警報
入来之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貫于寢殿来逼我　上上避之有三輒隨

之閉戶乃止又年前有豹累入平壤城中大同江水赤東蜀西清壬辰四月十四

日夜永崇殿門自開有兵馬駢闐之聲未幾城陷又春秋間歲星守箕尾

乃燕分與我国同分日賊兵日迫　上一日敎曰福星在我国賊不足畏蓋

聖意或假此以鎭人心也判書洪暹孫懲字戒伯壬辰夢作細雨天街

柳色新微風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宦　奏凱歡聲滿洛城　上

駐灣時李恒福上此詩爲中興

日本王源氏洪武初與我国修隣好殆二百年我国亦嘗遣使修慶吊禮

申叔舟以書狀往來臨卒願毋失和　成廟感其遺言乃遣使到馬島阻

風而還自是不復遣使其国使來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代源氏爲

王云日本前関白即源義藤云而姜沆看羊錄曰秀吉殺其関白

信長而自立云〻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日本負薪爲生因至出遇補軍伍勇力善鬪積功爲大官竟奪源氏而代之平定諸島城内二十六州合爲一遂有侵外之志乃曰我使往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丁亥冬求和 上以倭人廢殺其主不可接待諸議以化外之国不可責以禮義時趙憲上疏請絶倭使 上教曰今觀憲疏乃妖人也焚其疏於内曰此疏一下所損甚多已焚之矣時倭使橘康光平調信來通信書辭甚倨今天下歸朕一握云云康光舉止倨傲異平時倭使異宴於禮曹判書柳成龍押宴康光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康光語譯曰爾国亡矣紀綱已毁不亡何待及還以水路迷不許遣使秀吉怒殺康光滅其族盖其兄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国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国地故爲其殺云己丑夏使平義智平調信僧玄蘇來求

信使義智者其国王兵大將軍平行長女婿也爲秀吉心腹馬島太守宗
盛長世守馬島爲事我国秀吉殺之以義智主島義智年少精悍他倭
惧伏不敢仰視時倭使留東平　議丁亥春倭寇竹島殺鹿島萬
户李大元我邊民沙火同爲漂到日本五島誘引島倭歲爲邊患宜令
虜囚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使義智曰不難即遣平調信報秀吉捕
送沙火同及同謀賊倭且刷還被擄人八十餘名　上大陳兵威入庭詰問
斬于城外柳成龍請速定議勿致生釁知事邊協請遣報答且見彼
動靜云乃見其情寔遣黃允吉金誠一等與義智同來義智獻二孔
雀及鳥銃鎗刀等物命放孔雀於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国之
有鳥銃始此鳥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倭奴學得其制爲兵器云

時趙憲坐直言被謫行且上疏言秀吉無信有同犬豕令之請和良有
以也若斬來使具告天朝外寇慴伏不逞投鞭之志皇上間鑿倭無問
罪之患朝廷无皿以狂言作之時憲日夜習步人問其故答曰明年倭亂
時見效云矣○金誠一黃允吉等四月自釜山乘船七月始至其国盖倭人
迂回其路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鼓笳前導升堂行禮秀吉貌醜面黎
但目光閃閃射人設三重席南向坐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置一
卓於前熟餅一器以瓦器打酒酒亦濁數巡而罷秀吉起之入內坐席者
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出徘徊堂上視之乃秀吉也揩我国樂工奏樂
而聽所抱兒遺屎衣上秀吉笑呼從者一女倭走出授其兒更衣旁若無
人使臣辭出後更不得見　銀四百兩通事以下有差使臣將廻不

御答書令使臣黄允吉等至界濱待之秀吉乃答書曰日本國関白秀吉奉
書朝鮮國王閤下鴈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
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余不堪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逆徒及異域遠
國悉歸掌握竊諒余事績鄙陋小臣雖然余當托胎之時慈母夢日
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
何其疑乎依此有奇異作賊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
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愍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
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也夫人生於世也雖歷長生古來
不滿百年焉能鬱々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川之隔直超入大明國
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朝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

驅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方物如目録領納云云此外尤無支理不可記允吉

等曰不可以此報国王義智行長等遂改稿之但改書殿下禮幣等字而其勝

蔡蔡久居此之言一超入大明国則依前又曰貴国黨乎吾国則猶可修隣好

云云○辛卯三月黃允吉等還時允吉等帶佳軍官黃進多買宝劍誠一捉

來責之曰兩国和好汝貪宝劍何爲進曰明年此賊賊當以此所殺副使

真以爲不來侵耶誠一嘿然旋之進還既陳誠一欺君之罪爲人所挽而止

進素以　　及是絶酒日夜習騎射曰士大夫許国不可徒死云信使還

国　上引見問之允吉對以必有兵禍誠一對以臣不見有是柳成龍問誠

一曰倭果來則何如誠一曰吾亦豈必不來耶但黃言太重人心洶洶故如此言

之耳

金誠一義城人字士純号鶴峯退溪門人 宣廟科監司謚文忠○公在
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称爲殿上虎 宣廟嘗問朝臣予何方何主皆
曰堯舜之君公以正言對曰可爲堯舜可爲桀紂 上曰何故曰 殿下天姿英
邁但有拒諫之病桀紂之亡亦不外是 上爲之改容一日 上曰近來廉恥日
喪何故也公曰大臣不恥受賂小臣奚則盧相守愼進曰臣族爲邊倅
以臣有老母寄一貂裘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咎兩得之矣
上見河源君恃寵犯法公收其奴重鞫之○庚寅與黃允吉等至對馬島
義智驕倨歷階公曰彼凌轢我起還館義智慚歸罪擔夫而斬之[illegible]
入謝及受書契辭甚悖以殿下爲閤下又有直入大明之語公却不受曰書契
不改使臣有死而已玄蘇詐以入朝大明從閤下方物字○浯溪記聞曰

公使日本強項自持敵人敬服既還允吉等皆曰賊必來公獨言不來明年賊來
如遇漢高則難免前使中輩之誅矣○魯西日錄曰鄭寒岡爲鶴峯銘許
以奉使異國大節稱彰曾發 大明書以茱者可謂之大節乎其倡言
賊無來意者 海之上肯也○壬辰亂以兵使曹大坤懦弱遞之以公代
之公馳之本營遇賊公下馬據胡床呼官軍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可見
賊先退宗仁即馳馬射殺金面賊殘之賊不敢前公移檄郡縣爲戰
守計 上以公前言賊不來解人心誤国事拿致柳成龍救解宗仁又
持捷書來 上怒霽以公爲招諭使起兵討賊後授右道觀察賊環
攻晋州七日夜不得志而退 上特授公嘉善公直復悴成病癸巳卒于晋州
館後两月而城陷○日月錄曰鶴峯前有偏見陷人之失得罪怪之目於儒

林後有奉使失對之罪貽玩寇之歎於朝廷到今即用頗得志盖不無可取
之行亦難以此贖前過矣○兄藥峯克一官司成弟南岳復一官司成
宣鑑曰先是辛卯三月倭平秀吉遣書〻意悖慢將直超入大明四月
上御講筵諸臣將退　上謂大司憲尹斗壽曰議倭情都憲雖非當預有
許處可無退遂以倭情奏聞天朝當否議之大臣皆難之以奏聞後天朝
反以我通倭爲患斗壽曰事係上國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豈可隱
諱當即上聞爲是　上斷以奏聞乃遣金應南等奏聞時福建人被
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世子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時天朝
疑我議論藉〻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必不與倭叛姑待之
未久奏至朝議始釋然云○金應南回自京師帝勅令我國要結

暹羅琉球等国合兵擊日本時中朝宿商陳申　倭国言関白
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後　商人被擄於倭為薩
摩太守所愛済使所親投書於中国邊帥曰関白并吞入国欲渡海侵
大明遂造船庚寅琉球遣僧入貢贈金百両曰吾征大明汝可先導高麗
貢驛亦以語琉球者語之贈金百両
辛卯入貢国高麗催関白速行文書到薩摩高麗聚兵五十萬関白親
率五十萬共計百萬限來壬辰起事云〻儀後失実如此而亦出於倭奴
狡詐以脅其民也又曰高麗與對馬島相近三百里順風則一日程其虛詐
又如此又與郭安国來等復陳曰関白命對馬島太守扮作商〻客到海覘
高麗地勢文書備行列国先征高麗盡移日本民於麗地唐之天下在吾

袖中云云中朝聞之頗以爲疑閣老許國言堅甫不遠萬覘使臣之來到時應

南之行頗遲於道路許國心憂心之別遣家人於路探之及應南入朝招

問事情後大悅乃訟言於朝○冬至使李裕仁賫奏再陳賊情略曰小邦

與伊國雖并居東茫無一際畔此乃天地區別醜種也今者伊國爲我斥絕

聲息茫然而暹羅琉球只聞俱在南海舟船不通無緣寄聲若日本

下州島俱是賊酋弄懷猜忌對馬島陰譎無狀前已俱奏又遣韓應

寅陳奏賊狀因辨我國被誣事　帝降勅獎諭續遣申點陳謝

且進賊情○趙慶南亂中雜錄曰前爲玄蘇等至京書館壁曰蟬噪之

螳捕魚遊甚鷺眠此地非他地他年重聞遊及臨還義智　三張書

渡東海譯語言三張非京三百里來可稽至義智　熟視出我國地圖毘

国豈有千里之境乎至東萊儒客館曰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笑談中

辛卯五月平義智乘單舸來泊絶影島自言有急報願至京城面陳不許

又與慶尚監司請會又不許言欲通大明若不奏聞兩国將失和云云朝

議秀吉通信且怒其悖禮不報義智泊舟十餘日乃去倭人不復至留

館倭亦稍稍入歸一館幾空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全兩道砬往京黃兩道而冬以金

睟為慶監李洸為全監尹国馨為忠監蓋朝廷憂倭寇擇知邊事者巡察

三道日月錄曰數三臺子當一面之重崩敗之患不待賊之犯境而後知○時

倭報日急命薦才堪將帥者井邑縣監李舜臣為全左水使

是年秀吉遣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四將勒兵二十五萬號

平萬渡海倭船四萬餘艘蔽海而來乃四月十三日也行長爲先鋒直侵釜山時
僉使鄭撥獵于絶影島初謂貢倭不以爲虞俄見賊衆急還城門後閉
賊已下陸圍之城遂陷撥死之左水使朴泓焚粮械遁去多大僉使尹興莘
力戰死東萊府使宋象賢招傍邑兵守城左兵李玨馳到城中聞釜山之陷
曰我是節制之將當守本營欲去象賢欲與同守玨不聽只留牙兵二十
八人而去十五日黎明賊　作偶人紅衣青巾背負赤幟帶長劒傳之
長竿列置堞　震駭號哭賊揮兵闌入助防將洪允寬中衛將
梁山郡守趙英珪代將宋鳳壽敎授盧盖邦等皆死象賢登南樓端
坐不動乃曰隣国之道固如是乎我不負汝〻何至此遂遇害左衛將蔚
山郡守李彥誠等率軍降賊收婦女上樓張樂置酒○監司金睟

聞賊已過梁山馳赴密陽賊兵大至晬退還草溪移書湖南請兵十
七日賊陷密陽府使朴晉力戰斬級突圍而出走晉由是知名○李珏
還本營無意守備促發人馬移送其妻及綿布千餘疋鎭撫有難色珏
大怒斬之退走蘇山驛十八日賊陷金海府使徐禮元草溪郡守李惟儉
遁去○時昇平二百年人不知兵望風瓦解賊長驅而進十七日邊報始至
乃朴泓狀啓也柳成龍執泓啓手戰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盖指栗谷遂請養
兵事也 上以金誠一曾言倭不動解人心誤國事命拿來至稷山赦爲招諭
使々之起兵討賊備局啓兵判洪汝淳不能治任軍士多怨請遞以金應南
爲兵判以慶尹尹仁涵儒臣懦弱起復邊應星爲府尹○賊犯南兵營時
十三邑兵齊到入城李珏欲空城出陣安東判官尹安性曰豈可棄城而出乎

珏從西门出顧安性曰汝等不知賊鋒已滿於彼乎即馳去安性撫劍奮罵珏遂
遁朝廷命即所在斬之副元帥金命元遂斬珏
命李鎰爲巡邊使以成應吉趙儆爲防禦使劉克良邊璣爲助防將分下
中左右路竹嶺鳥嶺左相柳成龍爲體察使兵判金應南副之金汝岉時繫獄
啓貸死自隨又以申砬爲都巡邊賜劍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劍○嶺南守令
引兵赴大丘待巡邊使數日賊報漸近諸軍驚動夜散守令皆單騎奔還
李鎰至尙州金澥已遁判官權吉獨留鎰使招呼留一日收得數百編伍賊
大至鎰敗奔忠州依申砬○龍宮縣監禹伏龍赴兵營遇河陽軍怒其
不下馬圍而殺之積屍滿野巡察以功聞陞通政安東府使河陽之孤兒寡婦
遮使者來遮馬呼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一云伏龍方食道邊見河

陽軍退羅指諸盖兵使令退還聽防禦節制也以寃對伏龍察令曰此
非附倭則必逃兵也俾爲點閱圍而戮之無遺云○紫海筆談曰禹伏龍在
安東也天將率大軍入府以軍契公欲因使太平簫三十進前導衆皆閔指
公密使人執富民乞小燭其使人持之如接簫收其太平簫相間簫聲聒乱
天將見之不能進毒而去其應変如此肩叟撰禹伏龍碑壬辰癸巳中兵合醴泉
兵三千過河陽遇賊力鬪追逐六十人縛而數之曰若罪當斬立功則更有賞
斬其首乱者三人前驅來至慶州止舍夜盗至擊官軍其前擒者皆拿之
乙未李文忠體察南方有河陽人訴之曰某任龍宮時領兵到阿大驛濫
殺河陽之人體府按驗其狀盗虎得攀緣士大夫以爲援據而反革面更
訴如此李公執反訴者斬之云伏龍字見吉号懼庵官監司○以右相李

陽元為守城大將起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至內間已有去邠之意而外庭不知理馬金希壽到賓廳與領相李山海耳語云云○宗室請勿棄都城 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命抄發坊里公私賤胥吏三醫司分守城堞許入三萬人並七千上番軍行路逃散過半○大臣請建儲以係人心以光海為世子㊂徵京圻黃江平五道入援吏判李元翼為平安都巡察知事崔興源為黃海都巡察先往撫綏以備巡幸○申砬到忠州金汝岉請守鳥嶺不從賊踰嶺又請據高阜又不聽出陣於彈琴臺前兩水間少頃賊至勢如風雨砬與汝岉赴江死軍屍蔽江後李如松過鳥嶺嘆曰有險如此不知守申摠兵可謂無謀矣初砬有輕倭意 上曰過協每言倭寇難制卿何言易也協若在予豈憂哉○四月晦曉車駕西巡初申砬卽去都人日望捷音廿九日夕敗報

至蒲城震動 上御東廂坐大臣請幸平壤請兵天朝以圖收復分遣王
子呼召勤王臨海君往咸鏡金貴榮尹卓然從之順和君往江原黃廷彧黃
赫李墍從之世子隨駕右相李陽元留都領相李山海柳成龍等以扈
從出城西朝士盡散更漏不鳴及駕出禁軍奔竄昏黑互相觝觸出敦義門
到沙峴東方向明是夜天雨夜黑 中殿獨與侍女十餘人步出仁和門都承
旨李恒福執燭前導石橋雨大作圻伯權徵追到扈從次碧蹄少頃即出
從官多落後不至終日雨注宮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到臨津日已昏
命焚津之南麓丞廳以火光推步尋路初更到東坡驛坡牧許晋長湍守
具孝淵以支待來待扈從之人終日飢乱入御厨攘奪以食將闕 上供差
負懼而逃翊日 乘輿將發朝士盡散適瑞興守南嶷入援軍數百馬五十

西先到賴而始發臨行司鑰出曰宮人兩日不得食療飢可行索軍人所持粮
二三斗而已午至招賢站海伯趙仁得設帳迎百官得食夕次松京○車駕出城
乱民先焚掌隷院刑曹盖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內帑搶掠金帛焚景福昌
德昌慶無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書籍實錄史草日記皆灰燼又焚臨海君宮
兵判洪汝淳家皆不待賊至而爲我民所焚松窩雜記曰我国立法公卿庶人
家舍間架有定制如或僭濫則漢城府巡檢撤毀中葉以來国不能禁人無
顧忌公卿之家擬宮室士庶之室同公廨壬辰乱蕩爲灰燼物盛而衰固其理也乙
臺啓領相李山海誤国罷罷職柳成龍爲領相尹斗壽崔興源爲左右相斗
壽自謫所承命赴召即拜相○令盡釋京人鄭澈等召赴行在時 上御南
門慰諭父老民請召鄭政丞旨 上有是令○朝廷聞賊尚未至京追咎去

卽劾罷柳成龍以俞泓為右相○五月三日賊入京城初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由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龍宮聞慶與中路兵合由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二路一趍呂州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趍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星州知禮金山出永同陷清州即向京城旌旗劍戟千里相續所過設柵以守夜則擧火相應所過列邑留酋稱宰誘聚愚民散給倉穀兼造名牌以表降附以此民多從之每三十里置一陣以備路梗時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沈軍器於江變服而逃從事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知城不守出走楊州江原助防將元豪守呂州賊不敢渡巡使柳永吉召還本道賊撤屋材斂筏以渡於是三路賊皆入京○芝峯類說曰壬辰倭有一將入慶

宗廟不得寧移于南別宮又健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屢火
而自滅終得無恙異哉 小公主宮爲義安君新宮倭酋久居今爲天將接遇
之所○金命元至臨津啓請徵京圻黃海兵守臨津以遏賊西下之路副元帥
申恪遇賊于楊州擊之斬六十餘級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踴躍命元在
臨津啓恪擅自他適違宣傳即斬之旣而捷至朝廷使人追不及命韓
應寅赴臨津備賊命勿受命元節制○韓應寅金命元之師潰于臨津時賊
陣于南山相持十餘日賊焚廬幕爲退遁狀申硈渡江追之命元知其不可而
朝廷勿令受已節制故不顯言劉克良止之硈不聽克良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
隨渡賊大至硈渡未半而溺死克良力戰死命元應寅還行在賊遂西下
○時全羅道勤王兵中路撤歸王果衆推趙仁邢大元爲盟主據蘆嶺作

乱淳昌倅金國禮獲趙仁等斬之○時有旨到湖南使之踰嶺右來援有
旨竿尾薄紙細書艱得成操見者莫不揮淚○三道軍五萬皆潰於
龍仁全伯李洸忠伯尹國馨嶺伯金睟皆文人不閑兵務先鋒將白光
彥覘賊還告急擊賊伏起光彥及助防將李之詩古阜倅李光仁
咸悅倅鄭㵏等皆死翌日洸等進兵先敎山賊知我軍㤼使數人揮刀
鼓勇三道軍望之大潰三巡察使堇以身免各歸其道○賊渡臨津淸正
向北道行長向西路行數百里勢如風雨淸正使被擄人向導從山谷出
鐵嶺北〻兵使韓克諴戰敗被執時順和君避賊向北與臨海君俱至會
寧矣會寧人鞫景仁叛率其黨傳臨海順和兩王子以迎賊從臣金貴榮
黃廷彧黃赫監司柳永立等皆被執李墍留江原尹卓然稱病從他道

皆免南兵使李渾爲我民所害永立走脫 行在郡邑皆沒于賊永立逃歸
其母尚留倭中永立以爲忠孝俱屈納乞還賊許之○初七日 車駕移松京
入平壤倉卒留 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以啓於是達夜馳進
奉還寄齋雜記曰時禮判鄭昌衍以爲一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
匹倉卒必有狼狽不儀大臣安厝於穆清宮之右至宣山驛宗室海豐君
耆等執領相尹斗壽手哭曰公以大臣依司棄廟主而不之覺乎古今寧有
無廟社之国乎斗壽曰微公言国不国矣遣官陪來追到平壤○遼東
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賊情○上接見于大同館盖遼東聞倭犯我国未久
車駕西還倭兵追至平壤或疑先導有此來覘云○時平壤城中民聞
上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 上御船集館諭以堅守之意父老痛哭

承命招還入城及賊見形大同江邊宰相盧稷等奉 宗廟護宮人先出吏民
作乱至於墜落 廟社主指大臣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国禄今乃誤国欺民耶婦
女老幼號泣曰旣欲棄城又何紿我入城使魚肉乎乱民塞街袒臂不可禁監
司宋言慎摘發倡言三人斬於大同門外餘皆散去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賊以木
末懸小紙揷江上乃平調信與李德馨書也盖欲面議講解云德馨以危舟
會調信于江中玄蘇曰借一路使委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各罷
去夕賊數千結陣江東岸上 上欲去平壤朝臣多言入北関便 上從之 王
妃王子先發留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守平壤柳成龍爲接伴漢官留平壤
大臣崔興源鄭澈俞泓等從 上次肅川李恒福力爭曰進駐義州迎接天兵不
幸則内附徐啚復国未爲失計北関只有一路窮蹙則胡地外無可往 上曰當如

御言 中殿行遠速追回時 中殿行聞賊已犯北而還會于博川 上次寧邊又次博
川○賊擺兵于全州監司李洸遁去慶基殿參奉洪汝栗奉 太祖睟容泛海
走至于 行在所 上迎哭奉安于妙香山寺除汝栗六品職後光海甲寅還奉安于
全州慶基殿○倭奴掘箕子墓深一丈堅不可鑿俄而樂鼓自墓中出賊懼而止
○平壤陷初金命元望見賊警備頗怠抄精兵渡江前突賊大至我軍
退走趁船濟死甚衆餘軍從王城灘亂流而渡是夜尹斗壽命開門盡
出城中又沈軍器于池中斗壽以下由普通門出走明日賊入城賊報至博川
行在所乃從駕發向嘉山命 世子奉 廟社主別由他路收召四方以圖興復
領相崔興源以 上命從 世子命泓自請隨行 上不答自從之尹斗壽自
平壤來還惟鄭澈以原任從駕至嘉山夜已五更矣駕次肅川急報至促駕

發夜已二鼓矣天雨路濘侍衛不滿數十兵判李恒福曰前衛甚疎吾屬不可
在後遂策馬先到至肅川城中民皆驚散駕次定州時李恒福請留數日以
待賊報先發一使慰諭義州父老恒福又言漢南必謂 車駕渡遼煽變
思亂宜發使諭以起兵勤王自是朝命始通湖嶺○初京城失守李恒福言
于朝曰我国之力不可爲不如具奏天朝請援廷臣皆曰迂闊或曰天朝肯出
兵或云假令出兵當出遼廣兵馬必憑凌橫暴此策決不可行也李恒福與
德馨極陳利害 上允之天朝先使林世祿來探也尹相斗壽戲謂李曰此
令公客也未幾賊至大同江李恒福與李德馨自請單騎馳入遼東請兵
上進李德馨往恒福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索我於泉下無相見也德馨
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身不渡鴨水也公至遼泣訴都按察使見其辭

意慷慨未及上奏便宜遣祖承訓等○中朝使宋国臣奉落來時訛言不息中
朝不能無疑国臣罰從黃應暘來自言詳見国王中朝遣之具 上會于宣川歸報
云的是真王非假也先是申點奉使在京聞倭犯本国即訴于兵部尚書時皇
朝議論有三其一堅守鴨緑以覘其変其一夷狄相攻中国不必救惟石尚書力
言事同内服不可不救議遂定先発二枝兵使揔兵祖承訓游撃史儒將
兵七千救之又以銀三萬両付點賜行朝○天將祖承訓史儒等進薄平壌適
大雨來雨攻七星門賊突出鳥銃亂発史游撃中丸死承訓菫以身免权
去北去賊氣益驕投書有犀羊攻一虎之語聲言朝夕將西犯義州人心汹
汹初遼左訛言我国導倭入寇兵部遣黃應陽來覘始息疑之李恒福在京
時已慮有此袖辛卯倭酋慢書奏示之黃見書大慟曰貴国為中朝替受兵

禍反受惡名具以實歸報遼衙遼東兵先至〻是軍敗反誣我助倭遂遣
大臣赴廣寧辨誣先是揔兵楊紹勳移帖云既不以社稷爲重遠避棄國
則軍民亦無戰心欲救不遺難矣國王立心果係如何隆於執迷貽笑萬
世及承訓敗報於紹勳曰方戰之時朝鮮軍一小營投順於賊紹勳又移咨
詰責○二十二日 車駕到義州從官追及者只數十人渡江之志已決尹相斗壽
一日五啓不聽乃移咨寬奠堡願內附兵部覆奏以待天兵之援又呼呂
勤王爲恢復之志萬一危請固請奔入宜令容納亦須量名毋過一百云
初賊船蔽海右水使元均沈戰船于海欲下陸奔避玉浦萬戶李雲龍退在露
梁賊艰退均用裨將李英男之言請左水使李舜臣率板屋船四十
餘艘約右水使李億祺合兵遇賊於見乃梁大戰賊敗遁釜山不

復出捷聞加舜臣正憲億祺均嘉善先是平行長致平壤投書曰日本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水陸合勢之計 国家中興由此一戰之功舜臣因平三道舟師留屯閑山島以扼賊西犯之路也是役也李雲龍以单舸赴全左水營進言曰賊兵充斥水使元均力不能支願乞全師勦之不然嶺海已矣禍及湖南矣舜臣憮然相顧光陽縣監魚泳湛奮然曰嶺海盡沒則明白之事何以當之不救人急坐而待賊不幾乎懦㥘乎舜臣沉吟不荅翊曉召泳湛曰水道深遠無人徑試此可慮也泳湛曰此則泳湛當之舜臣喜即以泳湛為先鋒并李億祺兵船齊向露梁與均相會至閑山島大洋合戰賊船盡沒泳湛為先鋒追及加德前洋破賊船百餘艘獲大船設層樓垂红羅帳中有銀金屏陽金圓扇一柄書曰六月八日秀吉着書右邉書羽柴筑前守五字左邉書龜井

流〻守殿六字疑秀吉符信之物所斬者是筑前守也泳湛論功只陞堂上追人惜之○吏議李廷馣守延安端川守姜燦糾合義旅屢挫賊慶尚兵使金誠一奏捷於尚州牧使權慄大捷於蘆嶺慶州人崔震立献捷金堤守鄭湛海南守邊應井戰於熊嶺死永川人權應銖燒殺賊於郡內復永川左兵使朴晋大戰慶州助防將元豪殲賊於龜尾浦戰死李廷馣糾率義旅將赴亂按使啓攝晋州事治守禦具西向痛哭人皆效死賊不敢攻廷馣嘗以泰阜目汝立為其所排登科不顯至是起義○九月游擊沈維敬來承訓敗績後召星以維敬本浙民素諳倭情假號出送既至馳入倭營行長陳兵威以待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変雖日本無以加也維敬因與爲约帰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不得出平壤十里外朝鮮人無入十里内立木爲標而過五十日維敬不

至倭聲言將飲馬鴨緑人心益惧日月録曰維敬益言天朝以百萬兵来壓境上
且責玄蘇曰上天好生爾旣剃髮為僧何從逆夷我僧国守玄蘇叩頭曰中国有
中峯祖師四代孫曰四明禅師嘉靖十八年我師入朝拜四明禅師為弟子天
欽賜袈裟一襲鄙生得傳衣鉢豈敢助逆手本国久絶於天朝欲假道朝鮮
以求封貢又集兵拒我致有今日惟敬曰爾等實誠恩順則天朝何惜封貢
行長等唯唯解宝劔錦袍為餽維敬遂約立標木帰報　帝命内閣九卿會
議諭令還城郭土地王子陪臣後許納款否則當以百萬兵往討之十月維敬再
来入平壌宣　帝命仍以小帽數百頂遍賜倭卒嘿知其數告于提督用兵
稍加数云小説曰天將沈維敬倭僧玄蘇皆老人用眼鏡能讀細書乃我
国所未曾見也○時日帝遣行人薛藩宣慰　主上于行朝勅書曰已勅

邊臣交兵求援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十萬精兵往助討賊云云 上迎江

上奉勑痛哭君臣皆哭是年彗星見於天倉過甲午乃微即天兵來援之

兆云初 神宗皇帝登極於 上之五年諱翊鈞 上乃改初諱以今諱大 神皇

護我王之徵已定於御諱豈非天乎時藩留 行在先以書報天朝曰遇之

所深憂者不止疆埸而已耶之內地之震動也夫遼鎮京師之脣齒而朝鮮遼藩

鎮維也二百年來福浙常遭倭患而遼陽不聞有倭寇者豈不以朝鮮

為藩蔽乎若使倭奴遽有朝鮮則遼不得一日安枕矣倭寇聲言覘兵鴨綠

朝鮮臣民彷徨無措幸得沈維敬約五十日緩其侵伐然我以此術愚彼亦

安知彼非以此術愚我乎其人狙詐狡猾方陷平壤之日則曰假道報仇今則

曰欲假道朝貢方以不得中国抗衡為千古至恨忽又以沈惟敬可通朝貢

為幸倏然為慢罵之辭倏然為恭順之辭其辭難憑且十年一貢自有常期向由
寧波府弃田貴州地今挾朝鮮以要我盟臣恐重譯來貢之意不如是也臣
謂調兵征討不宜頃刻緩也○天朝兵部奉　聖旨遼東鎮撫官發兵二
枝發銀二萬兩赴犒軍兵部添遣將駱尚志領南兵屯江岸我國偽遣沈喜
壽等請速救於遼東寇盖相屬大兵不出時又遣鄭崑壽等如京師請援
崑壽詣兵部尚書石星前痛哭辰顧尚書亦泣下曰奉庭七日哭蔑以加矣
尚書力主弓面火藥等物○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々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
畧員外郎黃應奎事袁黃為贊畫住遼東提督李如松張世爵楊
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渡江時如松住遼不肯渡吏判李廣諸
軍門請急濟師提督以酒食待之山甫曰君父在草莽敢當盛禮乎下

庭痛哭提督感之催師渡江兵至安州柳成龍迎于晴川江袖平壤地圖
指示兵所從入之路提督以朱筆誌其處且曰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炮賊何可
當那扇面題詩寄成龍曰提兵星夜到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
旌節報微臣夜釋酒盃寬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
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提督使副摠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
曰天朝許和沈游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
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正月初吉日也倭使其小將平好
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惟敬於順安查大受留與飮伏起擒斬賊始知兵大
擾時大軍已到肅川 日暮下營順安戮倭之報至於是提督即以數騎赴
順安諸營陸續進行明早圍平壤攻普通七星門以大砲火箭攻之賊不

能支其夜賊遁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玄蘇等連夜遁○甲東陽君曰
兒時聞宋經畧出來覘於慕華館經畧衣紅袍乘八人轎李都督如松以
下跪迎于道傍經畧不下轎過去都督自牽其馬隨後步行良久乘馬中
國文武禮貌如此○時斬倭一千二百八十五級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軍器四百
五十二件救出被擄男女一千五十口捷聞 上曰今此天兵之出由於鄭崑壽
之陳奏也○中和開城諸賊皆遁入京城憤平壤之敗盡殺城中民庶焚
燒公私廬舍
癸巳春正月二十四日提督追至坡州查大受等擒斬倭百餘級於昌陵外提督只率手
下千餘馳赴之賊示弱誘之兵到砥峴適天雨泥濘提督馬陷泥中賊伏兵四起斬
殺提督爲殿而退雖隱其敗神氣沮甚時提督標下李有升勇士八十餘人俱死

提督招有升壻王當大慟曰好男兒爲我死暮到坡州明日柳成龍李薲等請更
進如松承奏草有曰賊兵二十萬在王城衆寡不敵又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云云
張世爵亦勸退至以足蹴李薲而叱退二十九日諸營悉退開城府成龍等更請進
兵提督曰路乾則當進兵會邊報至清正將自北道襲平壤云時提督已有還
意仍言平壤根本不可不救二月提督遂還平壤提督一日出示赤壁圖李德
馨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棋兵家最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
斫桒時語有規諷天將頷之○全監權慄大破賊於幸州查大受遣人視戰處
嘆曰外國有如此良將也○四月賊秀家等盡殺京師降兵撤兵南下日月錄曰
賊將退密議盡戮都門民庶結縛成列自上斫下我民受刃至盡有一人解
縱而走旁坐將死者皆走之曰使倭知生大事矣我國之民雖甚怯弱何至

比節翌日提督自松都入陣京城時滿城灰燼獨小公主宅秀家所止故見遺
提督館焉柳成龍等請追賊經畧使李如松率兵出漢江日暮如松稱疾
還○時經畧宋應昌咎其依違督追賊如松見應昌盛言賊熾應昌信之反
欲講和送沈惟敬於虜中議和又使周弘模徐一貫謝用梓扮作天使諭賊徃來
相續是月十九日沈惟敬等與沈思賢自江華劉龍山清正行長俱會船上各
請和約而收兵回去○秀家行長等踰鳥嶺不設兵伍以沈惟敬及兩王子金
貴榮等騎馬前導衆美女才人日夜作樂以示凱還及至聞慶又還鳥
嶺如是再三遂下嶺南自蔚山巨濟金海熊川凡十六屯皆依山據海不肯渡
天兵環四面不敢進攻劉綎屯大丘吳惟忠屯善山祖承訓屯居昌駱尚志屯
慶州粮餉天兵民力並困生進子充定監官支供時天朝參將呂應鍾以詩

寄湖南監供士子曰毒世妖虵走大海吞人暴虎入深山追兵百萬成何事饋餉徒
傷百姓錢○體察使鄭澈俞泓等率將兵入京収掃陵寢極目丘墟金命元歷景
福宮基址作詩曰蘭芽初嫩柳眉分太液傷春帶夕曛却羨當時杜陵老江頭惟
見鎖千門○遣鄭澈柳根等奉表謝収復三京○秀吉聞行長等敗平壤
諸賊退還大怒率新兵出屯于肥前川及見沈惟敬閒結和之言便懷覊縻誤
我之計許還兩君大臣且遣使與沈惟敬還詐上表略曰天恩浩蕩遍及遐裔
之蒼生日本微者咸作大朝之赤子控訴無門不得已而構怨欲恨有日非無謂
而用兵且朝鮮詐偽存心虛瀆宸聽若日本忠貞自許敢懷迎刃云云又曰今差
一將小西飛彈守陳布赤心冀得天朝之寵章以為日本鎮國藩籬云云沈
惟敬等自日本來歸僧人贈詩末句云江山自古無主日月如今不大明方有倭

人送二王子及金貴縈黃廷彧等廷彧以狀中不書臣字置對編管吉州〇閏
白以前年見挫於晉州之故令諸將悉力攻陷其城是月十五日賊將清正等合兵
三十萬水陸并進圍晉州金千鎰崔慶會黃進高從厚等皆死之軍民死者六
萬餘人倭變以來未有如此戰之甚者也時倭兵散出焚掠搜殺全羅諸軍皆
潰明將宋大斌等擊之賊退大斌與我軍還南原時參軍呂應鍾亦到與金
復興從容問曰時變至此何時太平應鍾曰又有一事不可言者御若闕之失聲痛哭
無所去矣天下將大亂我亦從此亦欲入武夷山中矣應鍾号僑庵字太和所言中
於戊午以後宋大斌登廣寒樓作詩曰戰罷歸來倚樓洗兵飲馬大溪頭八
山草木千年勝四野烽烟一望收破竹已乘今日勢採蓮猶憶旧時遊明朝迫逐
巖諸部萬里勳名正此求自誌曰大明遊擊盧德宋大斌大捷于南原星

宿嶺次樓韻○令諸道人民權服華制各其道內大小則黑衣穿袖禁軍以下則去笠子戴小帽欲倭知天兵益至○八月李如松引兵還時李如松宋應昌從沈惟敬約和因奏曰倭奴已盡渡海只有一三陣留釜山待倚請撤還遼陽詔班師只留劉綎兵萬餘屯守本国○九月宋應昌還以前奏賊悉奉天朝約束請撤兵還駐遼陽故也○十月 車駕自海州還京 內殿留海州分遣香祝祭告名山大川 教民人書畧曰三都潰裂始識出於倉皇之計匹馬飄零初豈有朝夕之虞五陵鍾簴久廢月遊之衣冠十代園陵未灑寒食之麥飯又曰城郭猶存向山河而慘目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天將啓泰而先否盍圖濟乎艱難事必涉危而後安冀興勉副於終始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膽尚懸云云○貞陵行宮即凶賊屯據之所也腥膻汚穢不宜寢處無所寄寓姑爲臨御

教曰此室決不忍久處旧宮城西畧搆草家欲為移寓此何等時敢大厦乎時三
闕俱燼以貞陵洞陽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為大內沈義謙家為東宮沈連源家為宗廟又
以附近大小人家為闕內各司乙未丙申間就路之東西邊建門用木攔作柵名曰時御所
李白沙為兵判始築長墻以成大闕規模丙午將修景福宮前縣令李国弼
疏極言景福不吉宜先造昌德宮朝廷從其議 宗廟則戊申秋奉安大闕
己酉冬畢役○变初倭誘愚民不殺掠故避乱人相率捐入殆滿城中矣癸巳天兵進
逼倭始憤乘夜盡屠城內人乃正月二十四日也每年是日陰曀慘慘蓋冤氣使
然因飢饉疾疫又死十八九蓋生民一大厄會也數年熒邏犯積屍氣又判尹任說
建議四山之麓民多侵耕築小堠以限之塋之界々如義塚等未畢遇兵乱癸
甲間民死曳棄有平安道僧數人収屍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意在城東人以為

篝燎之應亦可怪也○天朝參將呂鍾應善推步在善山以倭字占字中有木字全
克木當以正月初八日金日己復金命元之名敗亦應此兆字邊有人字傍人不往故失往
無定也字上有禾字夏月當成事下有女字雖化爲婦人但禾音和女字成好字
和好之說亦必有矣云云○乱初人有以焦易卜得訟卦云文巧俗變將返大賈僵
如麻血流漂杵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干戈乃止盖是時死亡中男丁多死或男長不
識其父者或女子爲唐兵所污生子不知其父其驗如此日月以爲天朝推數
者卜之如此○壬辰度出倉卒我国殆無乾淨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全士
女多歸之且倭以我国人爲嚮導故無遠不到所謂崇險之路返爲駢死至
於北道地如瓶項一入不得出反不如平地奔避之爲愈也○於于野談曰予
姊洪夫人承旨洪瑞鳳母夫人也壬辰乱其妻祖黄府院廷彧陪王子

向北道子承旨𢢽從馬謂瑞鳳曰舉國波蕩無地着生爾獨奉大夫人安之
從我家而北兩家可資各邑以糊口瑞鳳歸告母夫人夫人曰不可國失其守
王子所向之地賊鋒攸指況王子失衆心爲怨藪爾聘家處事多謬吾一
家寧爲餓鬼不願爲無頭鬼遂入淮陽山谷間其後黃瑞鳳獨免
焉○尤庵集曰壬辰亂余諸父與判書公𢢽壽子孫議所以處神主曰與其
遷奉而行身死賊而棄之道無寧安於祠堂後生還則可依舊奉安矣議定
判書公子孫當夜諱人埋安隣人認爲伏貨而掘取余諸父當書一掘坎納主
龕中哭拜隣人驚愕良久掩土人皆知爲神主故得免掘取之患此不可
不知○菊堂俳語曰南師古一日過榮川朴姓人家時宿雨初收白雲橫帶
小白山之腰南曰此祥雲也不久當有兵火而豐榮爲福地也壬辰倭至豐榮

去鳥嶺不遠而賊終不入○眉叟記言曰太學上舍鄭斗者居晋州号東山翁通翁能數語入山中吹律鳥獸来馴翁死遺命不久東方大乱指東山路傍曰我死葬於此語其子曰至某年汝死汝葬無人與其無葬寧遺骼於此人莫知其故也及壬辰倭乱其子過掠於此死無収葬者然後莫不曰異哉何前知如是神也鄉人至今言之又曰陶丘公李姓名濟臣少與金公範裵紳爲友好詼諧放歌傲玩自娛嘗遊天嶺與太平過食於郊忽舁鳴有鼓蓋飛躍而上如有神焉公曰此不食肉之兆特 嘉靖壬戌死家富饒盡散與公負交曰不久東方大乱雖厚積無所守之後果有倭乱七年又自言死期死之日早朝問曰巳時乎巳時倏然而化○上還京教曰兵燹死者何限意民過年偽棄入都之日都民塡街未有服喪此必乱後彝倫廃墜其令糾檢 破寂錄曰壬辰之乱成判書泳

以前承旨奔喪在圻時監營以成權牧驪非朝命而亂極不敢辭朝廷聞之令
兼任江原巡察洪牧使思斅居母喪避兵路過成〻起其不即下馬拿問之曰
汝是朝官當此國亂何私避兵乎洪曰父母喪重何敢私自起復欲降于倭則人
理不可忍故如是避兵行耳成面慚下馬而去成叔父前承旨世寧降倭以
女嫁倭平秀家成之起復亦非朝命故洪以此辱之人聞而快之○變後得倭首
一級勿論公私賤許登科飢民多〻不保首雖納真倭首多買於人而上之或
有爭價相訟而亦陞二三品職者是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令榮之設宴款待
人有詩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袛裙中寃血流太守慶宴知有酒盞分餘瀝
慰啾〻○癸巳倭退後餓殍滿城　教曰飢民無術可濟予仰天痛哭欲
死不得御供米一日六升云宜除三升送賑廳時庭試及第崔啓沃放榜日

戴賜花特紅牌就賑喫粥○大駕在龍灣時李五峯製教諭有曰龍灣一
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竆理宜思復秋涼乍動邊地早寒瞻彼長
江亦流于東歸思一念如水滔々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待日望張巡報國陵之無
缺云々旨意懇惻湖南聞者莫不流涕日月録曰趙慶男詩曰鳳闕生
禾黍龍灣帶羽林殷憂何處見周道竟難尋望北孤臣淚思東 聖主
心十行哀痛詔看過意泥々其人必有忠憤過人者丁酉慶男起義兵云○上久
滯龍灣有詩曰國事蒼皇日誰能李郭功去邠存大計恢復仗諸功痛哭龍渡
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尚可更西東又 教曰朝廷若無一私字則秀吉之頭可致
於麾下矣○芝峯類說曰史官薦擧之秘薦焚香告天誓天文曰苟非其人天其
殛之重其事也壬辰亂奇自獻以翰林在 行在只薦一人不用誓文跪告天曰因亂

乏人不得備薦云國有大處又曰成均館正録廳自古上直官記時政名曰玄冊藏
之櫝中自亂後廢之
日月録曰初 王世子自平壤辭 大駕痛哭分路率領相崔興源等奔寧邊又移
定州仍向伊川 聞湖南義兵將勤王手書于金千鎰曰遠離 大駕今已千里
西望涕泣而已又自伊川幸谷山又幸江東還入寧邊教諸道義兵有曰龍灣何
所垂閱三旬浿江無人誰抗一葦離違奔竄備 龍顔於千里收拾散亡保漢儀
於一城黃愼所製 世子之駐伊川也前府使金潰起義兵於朔寧上疏 行朝請禪
位於 世子曰天命人心已絶于 殿下云云 日月録曰當此之時怪鬼輩倡出此等
無倫之語以脅君上日後延及之禍不可勝言矣○時參判成渾赴召到伊川
世子命渾視金潰軍 世子駐成川時便道拜渾檢察使 上召渾渾請入

朝　大明　世子許之遂自令朝入覲初李弘老聞渾赴　世子白議於　上曰渾
負重望已歸於　世子事無為矣及入覲　行朝又讒曰渾之來為　世子圖
內禪云云時　世子移駐龍岡癸巳三月　車駕還御永柔東殿追至八月
車駕移駐海州命禪位于　世子政府率百官累啓止之啓辭見簡易集又西
崖行狀曰乙未八月　上命大臣聽政於　東宮議言入也領相柳成龍率百官伏
閤月餘始蒙允　日月錄此條錄於丙申五月也
是年十二月　帝遣行人司憲降勅慰諭畧曰王以大兵驅賊出境還歸舊
国朕心深用嘉悅又惟該国世世憑帝寵靈宜益圖強乃者倭一入王城
不守社稷丘墟追思喪敗之由豈適然之數哉或言偷安細娛信讒群
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容啓侮誨盜已非一朝暮未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

見故宮之禾黍興素服迎郊之衆嗟膺疾首何以為計大兵具撤王今自適
国而治之尺寸之地朕不與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為常事恃之不設備則處常厝
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為王謀是用襪申告誡以古人卧薪嘗膽之
意為勉圖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其戒之慎之云云司墨稱中朝所令 世子
住劄兩南總理軍務盖從宋應昌奏也經理宋應昌題本朝鮮世子青年英秀
該国陪民願服令居全慶等處會劉綎協守已奉聖旨云云是月二十六日
王世子下湖南撫軍體察使尹斗壽及諸宰從之○時帝命東征班師以宋應
昌等倭奴盡撤之言也我国遣黃璡奏賊情應昌攔止之不得達又遣金晬陳大
明將士欺蔽之狀○經畧宋應昌罷以顧養謙代之應昌以主和為給事中
許弘剛所劾致仕田籍似因金晬奏聞也○金晬之行奏於相相欺蔽之狀

將相大恨至斥君臣狡詐以忘報德等語中朝有給事中魏孝曾上本有分割易
置等語石星特不可於是遣行人司憲奉勑宣諭且察我國事時宋經畧應昌
在遼東出魏本示尹根壽曰朝議如此汝国將何以自謀汝歸告汝王善為謀根壽
歸進其本大槩以為朝鮮不能禦倭當分其国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者付之云云 旨
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及司天使至勑旨有曰朝廷待屬国恩義止
此自今王其自治之脫有他变朕不能為王謀也 上受勑謂柳成龍曰恨不早避翌
日 上與詔使相見袖出一帖陳篇不任事欲傳位 世子詔使手書答曰王既有是心
當具上本還一行人何敢主張明日柳相率百官呈文于詔使時戚游擊在詔使
所語柳相曰詔使意向無他慮矣始柳相迎詔使於碧蹄詔使曰俺等到京當有
新舉措矣是時危迫不容呼吸天使名大臣率兵將謂曰天朝諸將擾害地方朝

鮮人言倭賊梳子天兵篦子信乎曰必中国造言者所爲也司憲留七日還去〇西
崖雜記曰尹根壽持宋經畧諭本国陪臣劄付而見余高毅哭曰侍郎劄付明
朝將投朝堂公等何以處之劄付應非本国陪臣所覩聞今公不合持來明日尹以
劄付余〃却不視曰經畧若公言国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令無咨而見劄不見爲宜
其日 上引見臣出示尹所進魏本云〃〇遣尹根壽請封世子禮部覆題俟
国寧謚另議優處封典未可輕許云〃〇世子至全州 還至洪州湖西賊宋儒眞
嘯聚劫掠分朝諸臣議 世子還朝李恒福駁其非計 世子欲往水營使恒福往視
還跪對不可往或疑之恒福曰永保大王居之恐啓異目蕩心云
甲午二月 世子自全州還公州〇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関白降表而去
皇朝不信留小西飛于遼東時經畧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畧顧侍郎養

謙来之劉綎與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等合萬餘兵駐劄星州我国用於饋運
重以癘疫死亡殆盡劉軍移駐南原又還都城仍西去駱尚志宋大斌等皆還去
南方民心益懼○命遣許頊奏倭情反覆和不可恃顧摠督在遼東
止頊不許前進移啓我国改許頊賫奏姑講媾和其畧曰皇上之
恩亦已過矣倭奴亦已過矣倭奴亦請降且乞封天朝正宜許之俾
為倭請封則倭感中國而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国君臣臥
薪嘗膽安知無報倭日也今爾国粮盡人相食又何恃而請兵其
辭縷々千百語朝議不決柳相成龍與牛溪同入對牛溪曰我国既
不能守只禁中朝之和似是失策時全伯李廷馣請從顧啓狀啓
適至即甲午五月也左右爭言廷馣可斬牛溪曰此人未可罪 上

上盛怒柳相不敢分言而退顧總督移啓督報甚急 上意猶難柳
成龍累啓乃許奏一如顧指○時 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顧不聞
如何倡邪説取義感三軍 上又題壁上彼哉彼哉又嗟呼古之徵士
繫漢鼎於一綫今之徵士斷国勢如一髮仍傳曰今日朝廷皆爲渾邪
説所誤榜示朝堂渾待罪再疏辭職不許歎又疏而惶懼退歸田里
戊戌卒○石室語錄曰石尚書諸人宗主救東之論經年用兵中国疲
弊羣議歸咎於將相乃欲以受降之計彌縫之平秀吉則倔強依舊
意蘇等則有納款之意只爲對馬島地耳必欲與朝鮮共和我国之道
理不共賊和而既不能戰守只仰中朝將相將相之意不敢不從顧啓
之策大小莫不以爲當從而獨 上意難之三司攻和之論不過依 上

旨激發再會西集曰壓後怪敬在中倭賊自請封貢戰亦將相和亦將相
我國不能爲其有無則軍門以不務決勝徒事請封難可恨亦未如
何矣我不自量經訴將相即金睟奏啓將相欺蔽事也顧揔胥乃棄
疾於我若從之則物議非爲若不從則激惱將相此當日廟計固知善
者也當時爭議者以爲顧啓之不可從若賊來則寧渡遼而已在
語錄曰渡遼之後天朝待以寄公之禮則君臣得免矣若以他人命
主東國則宗社之亡一也渡遼之論似非着實矣
時兵興一歲國用已匱不得已許賣官爵而自爲三品三十石爲五品
至吳甲以一二十石陞嘉善堂上而人無顧者〇先是丙戌年間置提
督于長官使之巡檢至是革之癈春秋釋奠驅生徒編於行

伍以校奴爲官奴　自癸巳設訓鍊都監且令各課伺砲丸者謂砲手
鎗刀者謂殺手矢者謂射手即所謂三手總名操鍊又設各道哨
軍民弊尤甚於手野談曰有人謂柳成龍曰與我木綿百匹備得戰
馬百匹柳相曰豈有是理曰入濟州買稚駒百匹喂之四五年可爲戰馬
曰爲賊朝夕衝突四五年則逶潤矣曰相公徒知馬不知人也五六歲兒亦
可爲今日之用乎蓋馬雖遠無後患括兒事遠禍速矣
亂初金海東萊之民皆附賊掠殺人物汚穢婦女有同於倭金海
則都要請一村自亂初附賊爲盜有一書員入日本磨鍊田稅或
捕蛇以當其稅蓋倭喜喫蛇也昌原之賊自稱金羅監司鄕吏
玄虎俊自稱陪吏出送先文賊犯玄風時倭船十八艘自護山峯

來自稱政丞安國寺行次乃前稱全羅監司者也至鼎津為郭
再祐所推退因昌寧將渡岐江因稱全羅監司送先文草溪宜寧
之民或有迎候之詣再祐馳到諭以義理嚴兵設備賊見郭兵
問以必鼎津紅衣將軍退向星州○比安賊付榜自稱日本宰相
奉綸音諭我民歸家安居朝鮮人若腰弓矢以妨吾軍之往來
者悉捕刑罰民有可訴事錄進于開寧吾將軍陣下云天正二十
年七月日安藝宰相代完戶元三宝忠元○靈山叛民沈橋謙附賊
同入系寄書其家曰吾當為慶州府尹下不失密陽府使且有
犯上語一日還其家郭再祐縛斬之時奴僕乘夜殺掠溪藏再祐
聞即捕斬○錦山賊出文諭民有曰皇帝與朝鮮皇帝必開衣

嘗預告此言於山中武臣虞弓匣劍來降等語又曰長鋏吾將大
王再安爲此邦天子於舊朝廷自稱扶桑臣安国寺又將校書野雲處
欲令解曰廣野迷雲斷空山半月斜○諸郡窃據之賊自稱節度使
至於密陽之自稱国王因修道路永川賊称封庫御使向新寧安東義兵
將權應銖等遇之斬馘甚多○開寧賊將告本縣民云宰相禪充等奉命
于関白秀吉吾王有意於大明假道於此邦此邦国王不從故茲以命諸將
於八道陷其城燒其邑所向無全城已屬朝鮮国於掌中矣開寧之民
盡歸乎來歸來而各安其業農者農商者商縱在深山住百年亦
何益哉好貨財私妻子者重罰其罪汝等須速下山歸服上官痛禁
其取財擄妻者其間雖有犯罪者重罰其罪則亦何妨哉云云○諸

道土賊多起南原雲峰尤甚白日横行出沒作賊官不能禁而麥熟人皆
草竊守田之人多被害癸甲年來癘疫熾蔓閭歲卒十死八九孳舜
延蔓之令毋使搜捕村民以充自此沿路盡羅場市人皆草伏穴處○
甲午民間大飢大牛之價不過米三升細木之直不滿粟數升至於人相食女
子稚兒不敢出入餓殍相積飢民爭食其肉至剥死骨吸汁咽下食人肉者
亦不旋踵而斃至乙未間耕牛靡遺人自曳耕八夫處處作屯○東閣記
曰 宣廟甲午大飢鳳山境産土如真末以土七八分和米屑二三分作餅
食之飢民賴活於于野談曰癸巳永柔 行在取武士二百時邦禁弛公私
賤獲赴試窃科 李判書恒福呼奴僕不應恒福曰可愚是奴必赴試去滿
堂大笑其冬光海以東宮駐全州取武士五百時擧国飢饉赴擧者以米五

升買及薪者比比有之○趙慶男亂中錄曰時癘疫兼飢民盡斃有牛馬
者賣天兵天兵一日屠殺數百牛時劉都督設賑南原飢民雲集一唐人
醉飽嘔于路中飢民駢首拾吃弱者未及却之歸注捧此一路可見他路之
慘矣○時天朝調山東粮十萬石濟軍餉後又以遺米十二萬石濟飢民
芝峯類說曰 宣廟甲午間新經倭寇木綿一疋直米二升馬價不過三四斗
父子夫婦相殺食水口門外尸積如山募僧徒埋瘗訖乙未乃止翌年丙申熟
綿布一疋直米三四十斗豆則五六十斗人始免菜色而酒肉豪侈甚於平時
是年夏六月劉綎承命班師初綎累書于行長責其遷延行長請以單騎面約
適值夜行長目光如炬綎嘆曰天生英傑於海外使中国不得安枕矣行長答
曰不聞日本之命豈引兵歸乎至是綎將班 世子自公州遣左相尹斗壽于南

原請留權慄亦自山陰來陪宴請留境內百姓入內庭呼泣曰天兵一還賊
必衝突願小留救活總出示詔旨幷不許留總與中軍等幷還中朝只設擺撥
三十里置五名自北京達于釜山我國亦依此設之春坡錄曰劉都督素無子納
善山私婢令行卒去及至泗川生子夫人收養之逮戊戌出東征時卒此女來以
銀數百兩贖納于其主云初天兵多娶我國女人在湖嶺居住及還皆隨去至山海關
不得入其虜子等作配寄住前後幷數萬己亥年間盡刷還虜子者唐人卒畜
我國飢民名号也○時嶺南屯倭厭其久戍多有投降者金應瑞所招幾百名其
酋倭曰金向義與其徒多立戰功官至嘉善此後三十年間降倭者居密陽某
地長子孫務耕種名其里曰降倭村其中無功者分處西北後從逆适作賊盡
斬誅○倭兵太半歸巢而自鎭海昌原至東萊釜山各浦各島有二十八鎭行長

義智等五六酋所管也自機張至蔚山島甫有十四鎮清正等四五酋所管也鎮各
有萬兵○倭酋上書皇朝有云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作中華之
之帝懷不足之心乎桀紂之兵來侵臣境論文則有孔子道德之文章論武則有孫
吳韜畧之兵法上既不慈下亦不孝莫如罷兵云云秀吉又以婚媾割地封王蟒
袍等事要中国○日月録曰時皇明留小西飛于遼久不報行長送倭要
時羅于慶兵金應瑞要時羅行長管下也輸誠納款願為朝鮮人報帥府優
加褒賞自後往来無常不知從被此奴之獻也行長義智等又送要時羅於應
瑞期會咸安講和應瑞報帥府權慄轉聞于朝朝廷令應瑞探賊情應
瑞率百餘軍先到俄而玄蘇竹溪調信等率倭百餘名行長義智等率倭
三千餘名繼至行長等避左右聚首兵使前曰日本乞降天朝三年未得決前

日沈維敬往還天朝已許準朝鮮與劉都督奏正之云何也兵使曰豈
有是理行長曰本無攻擊之意欲通貢於大朝而朝鮮国將官
以干戈應之不得已相戰也兵使曰清正言于劉爺曰行正與関白
日天子當降公主妻関白之子沈維敬欺天子曰行長已盡撤去云
而又攻陷晋州至今屯據不退大人終不能渡海則天子萬無准封
之期云清正此言何如行長曰陷晋州事関白之令故不得不進故也
清正誣説聖安求婚事非出於吾口也似聞清正以割地求婚事恐嚇天
聖云禮曹咨此咨文送僕則送于関白使清正伏罪而撤還其陣必矣兵使
曰轉聞朝廷之議皇帝聞日本兵在朝鮮境多殺天兵帝怒收封命云矣行
長曰何以則事成也兵使曰吾意則三大人使諸鎮盡渡海日本之兵最悪

者清正也有清正則大人所望者終不成矣行長曰我之欲罪清正極矣兵使曰舉
仇讐請封狀不可然大人作為降書送於我及帥府則庶可成矣行長曰吾等
降草以給何如兵使曰汝等相議從便可矣日暮諸酋還巢兵使歸陣日月
録曰此後辛丑應瑞坐此參三小人乃沈惟敬要時羅全應瑞也應瑞戊午以
副元帥渡河敗投賊沒于女真

皇明陳雲鴻諭倭嶺南帰到昌原監司設宴接伴官李時發送之天使問歌
意伴臣以書對曰昔時長如此々形寧保持此心化為緣曲曲皆相佶欲解復欲解
不知端到處天使稱之或云李德馨所對也

乙未皇朝兵部差兩都司出送我国入倭營宣諭清正請問沈惟敬和親之
事何以為之唐官曰方議封天使將出來矣清正曰小西飛一介奴倭假称上官沈

維敬帶去大明而何不放回也唐官曰方議封故留北京待幹事也清正又書示曰大明以朝鮮不可屬於日本者何意也唐官知書意悖慢擲之硯邊清正顧左右言他清正又曰今三月欲犯中国諸軍不齊明年三月直犯中原云云其書略曰日本關白大明何可要哉至於大明討入其時者我等爲先鋒徃矣下稱天祿（秀吉僭號也）四年乙未三月初五日平清正云云賊魁姓平故此類皆冒之此書清正自作文辭不價荒穢不可言○時摠兵顧養謙罷去以孫鑛代之盖中朝言者以養謙主和罷之也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問以三事一但求封不可貢一倭不留釜山一永不侵朝鮮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爲誓遂令沈惟敬挾小西飛偕天使出送○夏四月日本册封使都督僉事李宗城僉使楊邦亨等出來令留我都城倭賊盡撤方行宗城等率小西飛彌守天朝服餙置於票下出入與偕沈

維敬偕來先到釜山使文學黃慎隨之維敬入倭營黃慎從之行長對維
敬不拜不許伴臣坐慎勃然起出行長迎坐謝之曰朝鮮之扶支者賴有此
等人耳行長先撤熊津撥陣及巨濟等屯以示信賴天使入倭營當
如約七月楊邦亨自京先行南下李恒福隨之八月邦亨至釜山賊遂巡
不即撤更請上使九月宗城行京城少西飛隨下宗城到南原為久駐
計料食蛙守令以民責納時石星屢催宗城前去宗城九月乃至
釜山清正等尚在二使促令悉還然後乃渡海行長等皆言將從
關白撥迎去去行長入日本撥月不還
丙申春正月行長始還猶不以言撤兵詭維敬與行長先行託言謹
使禮久無回報時維敬舟旗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天使仍留

釜山宗城痴騃不經事或言倭酋將留誘拘致云宗城懼甚以微服
棄印節而逃倭人發軍追逐方亨少無懼色曰我等到此果湖汝
不撤兵故正使大怒而去雖無上使我及印信在矣平義智馳到
見副使不動稱其備曰好矣方亨招義智曰追之而不及我自有
處分事云義智即令勿追蓋福建被擄爲倭者來言上使曰事
極難測願勿過逝李信與言而別無他事先是李恒福啓曰
宗城留貴家人行止多乖和事之成未可必矣其言果驗宗城聞
國切臣之虞之後自京城還此京贖銀四萬兩兩處宿云天朝陞
邦亨爲上使維敬爲副時清正行長雖捲兵還而嶺南沿海洛
後之賊亦二十餘屯屯各數千兵矣邦亨維敬渡海八日維敬要我使

同行朝廷使黃慎隨行海中遇風慎作誓海文有四千里行役
何敢一毫憚勞二十年王事正在今日得力之語投水風即止耶亨等至日本國
自盛飾館宇欲迎使一夜地大震摧倒遂迎使於他舍初若受封者忽然大怒曰
我放送朝鮮王子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秩卑是慢我也黃慎不得傳命并促方亨
惟敬而回亦無謝是天朝之禮蓋因舊所求不止封貢惟敬行長欲彌縫成事
不以實聞天朝及我国事竟不諧云所要七件則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貢曰予顆曰
蟒龍衣曰冲天衣其一乃單于之衣漢恃慢無禮也惟敬說和獨摘封貢二事告
云初天使〻之拜跪受詔秀吉曰膝間有瘡不得拜且多拘辱之言至於黃慎
等侮辱益甚曰汝国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不修謝使臣秩卑爾小邦自前侮
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冊使逃還亦爾国之罪又責行長等曰汝輩久

在朝鮮殊無幹事令欲約和留兵是何意耶清正請再舉行長力止而
不得云 朝廷見黃慎之啓急令各邑人民盡入近山城穀物埋藏清野
以待之李元翼入對 上掩泣曰禦賊之事委卿卿其馳下嶺南戮力
措置毋以予復有龍灣之厄也元翼涕泣退直下嶺南時賊因陳游
擊將把京師震動擇伴臣以輔德羅級充送賊屯兵六十里白刃森列
刼級入囚門級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此門賊知不屈開正門以入直放陳
游擊級号後谷長吟亭瀷從孫 萬甲父也○中朝科道論主和誤国
帝震怒充軍邦亨下石星獄西崖集曰石尚書身長八九尺容貌絕人
眼光炯然對使臣言本国事往往流涕簡易集曰石尚書言吾雖衰境
鬢髮不甚變自爲汝国百憂悴皓白 如此矣朝臣當汝国事無不見敗

吾何能久乎吾敗之後恐無更當改国事者石尚書竟瘦死獄中東閣雜記曰當初和事石尚書主之盖出於中国以覊縻待夷狄之意未為全非及其狡計已露猶信惟敬詐緩之說每以虜情為可保欲苟且結果終至見辱於小醜此則石之罪也○先是甲午正月一日紫氣如一字亘天南北二月黃霧四塞不見天日幾五六日六月天地俱震七月白虹貫月數重乙未忠州之水魚鱉多死皆無頭海西之地盤石移去四十里小石隨者無數沙礫如飛雨丙申日食晦暝不辨咫尺○丁酉春正月清正等領兵船萬餘艘渡海來復修西生堡舊壘聲言王子來謝朝廷送權悏等告急中朝○帝許再救使都御史楊鎬為經理朝鮮軍務事○拿鞫統使李舜臣以元均代之癸甲錄曰初行長使要時羅往來兵使金應瑞言和事不成由於清正清正來留海上可殺應瑞上其事上問諸臣黃慎曰二賊雖曰有

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者乃以愼密諭於舜臣舜臣曰賊必設伏
誘我遂不行賊果設伏以誘我也要時羅又至曰淸正今已下陸何不截要
云朝議皆咎舜臣請拿朴惺請斬舜臣 上遣南以信廉訪回曰淸正
留海七日我軍若往則可縛來舜臣逗遛失機云遂拿舜臣減死充軍
○帝以兵部尙書邢玠爲摠督軍門摠兵麻貴爲都督其副摠楊元吳
惟忠游擊牛伯英陳愚衷陸續過江叅政蕭應宮監軍户部董漢
儒督餉又以御使陳愚效監軍○九月陳愚衷自全州潰歸賊兵跟
趁已到錦江時完尹朴慶新棄城遁走賊蹂躪三道長驅至稷山
弘慶院京城洶洶 東宮奉 廟社主陪 中殿出東小門向関東時爭
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磼曰 駕行寧邊則仰仔看威儀自奮揚援

師洗共勁勦掃萬倭寇如驅羊銅駝王氣正未央勿效閒門揖虎狼種
我蘭棘果誰良庇金石碎認誰香一言於古可興邪我今歌大丈夫行願
得猛士起四方永清東海無波揚本国傳示八道○時倭酋秀吉又以金吾為
大將領二千餘將五千餘萬以添清正等勢金吾時年十六云○元師權慄以元均畏
賊逗遛招致杖之均受杖含憤而退馳到釜山督進船賊立潰敗均乘勢進
薄不止賊伏四起均曰今日之事殉国而已裹襖大言我勢孤弱夜半退師全
水李億祺忠水崔湖皆死之均遂遁居均素肥壯日食一斗飯五束魚腹重
不善步趙慶男所錄曰均雖敗似非不忠不孝之致而議之者甚多當時為將
超邁元均者有幾人哉其後論功均亦預於宣武元勳此可見王法之公也
日月錄曰均才謂不可庭度郞固當啓羅為合従衛郞固當痛其小

過今皆不然均即摔辱轅門不能以戢勅群士其勢固然其敗可知矣權元帥
不可謂能於教戰而均之敗不可獨任其咎○復以李舜臣拜統制使時裵楔
以十二艘退保碧波亭舜臣馳赴之後裵楔驕悖不悛棄師亡歸舜臣具由聞
啓被逮伏誅○時諸路之賊已入內地行長等屠泗川南海等處清正等已過
草溪咸安三嘉居昌義弘等自求禮入南原境時天將楊元全兵李福男
助防金敬老別將申浩等入南原同守初福臣曾任兵使備諳寧邊事可憂
者無醫也聞者笑曰亦不合醫○經理楊鎬聞賊已迫圻甸自平壤馳到京
城即遣麻貴等領大軍啓行設浮橋于銅雀津先遣副摠兵解生參將
楊登山游擊擺賽頗貴等獨與 上留京洞開城門夜坐太平館選勇
士二百人密戒伏素沙橋遇賊引誘而西又選五千騎戒曰伏振威草山又選

五千騎服五色衣自振威至漢江作疑兵令麻貴領之又令自素沙至月川嶺各竪青紅二旗接戰時則兩旗交撲以旗之踣立為兩邊勝負經理請　上〻南山後幕飲博經理頻〻顧視月川嶺見青紅交撲不覺色變而已紅旗倒青旗竪經理賀曰、大王洪福賊酋已敗矣向夕天兵達一大旗全畫天兵大捷之旗一萬二千人各持旗梟懸倭首而來歡聲如雷是戰賊勢大挫遂從木川清州而走其後賊稱朝鮮三大戰平壤幸州金烏即素沙一戰也○清正等至清州分道而下兩道屯處列邑給牌誘民降附者無數賊以河東出身金光禮為河東倅幼學河應遁為晋州倅昌平光州玉果同福谷城諸賊皆如此有同福生員金遇秋者呈本縣倭將書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願將一廛為聖人氓以詩尾附曰仗劍渡東海將軍主

倭才殺人如不嗜四海盡歸來人心雖悪豈至於此哉乱定後鄉中士林録附
倭者罪有昌全玉三同一谷一之語全者全一縣也三一者舉其魁也○初楊邦
亨既還去沈惟敬托稱奉勅待兩国事完仍回住慶州宜寧之地屢使人入釜
山營人莫測知天朝處惟敬通倭漏軍機密令楊元捕送元輕騎入丹溪執
之械送惟敬貨賄蕭應宫應宫書抵邢玠楊鎬謂惟敬可保無他應宫
又遣賚書楊位丁應泰書畧曰沈惟敬之事不倭查出乃朝鮮前有私
輸於関白関白以賀禮責之索王子陪臣顧朝鮮之臣不肯往而愚其
主以脅中国以闘倭奴甚至有粮餉而隱匿有貨物而故損價使我国家
饋餉三年门下審其情狀必不能不情惟敬而怒朝鮮也云云遼東巡按
閳而奏之應宫革職惟敬下獄棄市○帝聞南原之敗震怒避正殿減

膳撤樂命都督董一元劉綎水兵都督陳璘等分道東征○天兵中有之介
三醜胡種也長闊十倍於人海鬼四黑眼赤髮如細毛楙之猿四騎馬制弓
如人三牲雜物無不帶來○十月經理都督南下元帥權慄從之劄營于慶
州楊鎬初欲試 上意一日請曰不俟大擧兵討島山之賊国王冝與同往 上即
詣經理與 上聯轡出城及渡浮橋 御馬爲唐兵所鞭超躍以登 上按轡
不危玉容安閑經理顧笑下馬坐胡床慰之曰 王可與共事矣時百僚無人
追及惟宣傳李承緒追及之 上下馬進以執鞫 上請與同行經理不許云
時李舜臣大戰賊于鳴梁清正等城於蔚山東海邊并他處曰島山經理
督諸將進攻清正于島山焚伴鷗等處斬獲甚衆清正竟憂始有逃遁
之意請和于我經理諭曰若降則當賞天兩稟例經理令諸將作草房爲

久駐許圍島山十有三日賊大困加以粮盡井渇死者日積清將欲自殺每投金宝於
城外以緩我兵清正副將金大夫者持書傳語議和經理生擒倭詰之曰諸賊俱在
此城會議天兵粮盡則回天兵去後直抵王京入犯大明云云
戊戌春正月經理督諸軍攻倭城不克招李德馨權慄等曰城險難拔再圖後
舉退還慶州提督還京城○贊畫丁應泰劾鎬島山之役兵馬多損匿不
聞僨敗戎事欺罔上国二十罪中朝削鎬職以都御史萬世德代之我朝遣
崔天慶又遣李元翼許筬等為鎬以辨之應泰連上章詆邢玠等諸人具
奏以聞且憤本国申救楊鎬極其詆誣至有引賊叛君之語○邢玠與楊
鎬議分軍四路東路則麻貴主之中路則董一元主之西路則劉綎主之水
路則陳璘主之大約兵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帝遣給事中徐觀瀾于本

国詳勘島山功罪又調送山東小米百萬石爲軍粮兼濟飢民時流亡赤立悉
仰皇朝小米以調性命○皇朝斬楊元陳愚衷傳首我国日月録曰元固失律而
斷以軍律適快虜情倘令自效於戊午之間豈少補哉元在檻車中路謂我
人曰貴国知我情矣不欲活我耶本朝急遣宣傳赴朝伸奏行到半途元之
首已出來○行長已約和送要時羅于本国因送中朝誅之○八月經理楊鎬還
上送于弘濟院臨別流涕都民皆祖于郊外○九月四路進兵麻貴持重
不戰董一元大敗僅以身免劉綎約和而還陳璘與李舜臣合擊賊大破
於碧波亭下璘性暴猛初璘船入海舜臣備儀遠迎大饗士卒士卒相顧
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近獲四十餘級以予璘爲功璘益喜
過望凡事一咨於舜臣遂約束天兵有一倭犯民者拿致棍打毋敢違令

者○十月經略萬世德領兵到京仍留○賊酋秀吉已於七月死我国不知至是始
聞其国大亂秀家諸酋因此撤帰○十一月賊行長撤還乞和於陳璘不許
邀撃之泗川賊酋義弘南海賊酋調信赴援統使李舜臣與陳璘大破賊
兵於露梁賊退入觀音浦舜臣中丸殞于船中行長義智清正等并走還邉
徼遂清○丁酉倭賊所過殘滅甚於壬辰逢人則皆取其鼻云姜沆聞見録曰
時秀吉令諸倭割鼻以代首級沉鹽以送秀吉蔵于其国北郊佛寺傍作一丘
陵以威国人云時我国人生而無鼻者多
己亥春邢軍門以下俱回上手書再造藩邦四字以揭畫大如椽唐人稱歎獨萬
世德留任京城留兵二萬四千餘　帝從邢玠之奏爲善後計也皇朝御史陳效
卒時四路提督多誇功伐邢軍門亦欲張奏陳效痛欲首實或云劉綎貨人

御史尉卒毒殺之○陳奏使李恒福李廷龜回自京師兵部咨丁應泰革職
初應泰與楊鎬有隙誣奏楊師欺国我国方倚楊為重 上遣李完平元
翼辨誣完平行到鴨綠江遇丁應泰避入林間丁到義州始知之發軍兵追之欲回
一行來完平曰吾奉国命奏 天子若中止是棄君命也爾等力可縱縛而回乎軍
等知不可強遂去丁差人直奏 帝曰臣行到朝鮮路傍得遺落小冊皆朝鮮事
倭節目且国王之先稱祖稱宗今倭寇之來首相李某與国王誘引假道今下
李某獄嚴究則可見云云完平呈文陳辨通政司不為轉奏閉門不納完平
還 上特拜李恒福為右相李廷龜為參判為上副使陳辨畧曰賊殘臣
八路覆臣三道夷臣二墓大臣五墓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臣匹馬蒼黃只欲
歸死父母之邦天下寧有引賊入内自覆其国而爭地於父母之邦哉至於稱祖稱

宗一款海外荒僻慕效中華自羅麗有此称号襲旧承訛無知妄作若謂之僣則非其情也云〻時柳相成龍以為称祖称宗最大事首実禍且不測不如闕而不論 上教以君臣猶父子安可諱乎直陳可也及呈奏閣老等皆曰好文章明白明白指祖宗一欵曰老実老実告君無隠真禮義邦也覆義曰見朝鮮奏文明白痛快讀之令人涕〻下也 皇上降旨革遼泰職初呈奏諸官填咽取見遠近争來謄寫南朝士子皆誦此奏曰朝鮮李某文也云〻

庚子夏経理萬世德上本倭事已完請撤兵還九月経理與按察俱回去

上求楊経理畫像於燕市立祠以祀之立邢軍門生祠於太平館西以楊経理為配享又為石尚書星提督李如松協将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立武烈祠於平壤掲畫像丁卯乱見失只餘尚書都督像日月録曰楊鎬為

人閭達清信在軍閑靜無事常覽左傳時以居夏起復從事東征中將士中功烈最高 上初命立碑於沙峴使李海龍書之鶴因使行謂曰朝鮮為我立碑云清印本以來 上恨其碑小即命重立豐碑於新門外使李廷龜制其文金玄成書之○京城東南関王廟征倭時天將所建也中朝則関王廟無處不有高皇時有顯灵陰護之功天下皆祀之戊戌天將陳寅於崇禮門外起廟設祀楊經理以下助其貲廟成 上觀之自是諸將出入每參拜為東国求神助五月十三日大祭廟中云是関王生日若有風雷則神至矣是日清明午後風雨并作衆皆曰王神下臨矣庚子皇朝以四千金付萬世德俾立祀詔曰関公之灵素著中国平倭之役亦賴其助因當尸祝之 上又命有司立廟於興仁門外額曰顯英昭德関公之廟西厓集曰西江人一夜

相驚以爲庭中有兵馬厮殺之聲自京城而來其後人疑関王廟神靈所爲云

又康津古今島廟都督陳璘翊建 肅廟朝以陳都督及李忠武公配

享又安東西嶽祠皇明都司薛虎臣翊建奉安石像又星州南亭天將茅

国器設塑像又南原西門外廟劉都督綎翊建有廟庭碑 肅宗朝以皇

朝摠兵李英秀千摠蔣表配享○英宗乙丑建皇朝寧遠伯李成樑都督父及提

督李如松影堂于江華寧遠伯隴西人李廣之後子如梅戰歿於虜其子逃來我

国生子東培東培曾孫蕃武科入仕英宗辛酉以冬至使軍官入京得寧遠伯

畫像而來 上命奉安于都督祠芝峯類說曰遼東之寧衛皆我国人居之能

習我国語蓋不忘本也寧遠伯鐵嶺衛人其子如都督如松東征自言曰俺先

世本貴国人俺出來時俺父戒之何敢不力於貴国事乎其無虞如此聞其

先來我國江界人云、

是年賀使回齎到琉球國中王咨為修聘問且報秀吉死為貴國深幸云云

土夏布蕉布各二千疋送來後 仁祖末年其國太子漂到濟州為守臣所害自此遂絕

後亂請還都 請鴨綠中江開市交易尋罷之朝議以舟師勤苦設試全慶兩

道合取一萬七千餘人前佐郎姜沆自倭國脫還沆字太初靈光人登文科丁酉

亂全家被陷再投水為人救不死在倭中詗虜情從便奏聞 上甚嘉憐至是虜

人受學者私具船全家還國士人隨還者亦十餘人沆錄其時所聞者著篇

上奏 上賜酒歡官之抑於時議禁廢鄉居教授鄉人立祠所著有看羊錄

初以巾車錄為篇門人尹舜擧改看羊蓋沆密疏報來時權鞸有節為

看羊蓋取書從白雁傳之詩也沆方在倭時一倭將寄扇沆以詩謝曰一幅溪

藤陣風寄來深賀夫人情偷生每恥者天日從此殊方掩面行倭人稱歎

壬辰之役天兵徵陝湖貴遼南北兵二十二萬費數千萬兩米豆五百八十萬餘沈維敬楊元棄市石星蕭應宮遣遠充軍邢玠萬世德陞職有差天子御門受俘磔平秀政平正成等傳首九邊○禮部設請平壤碧蹄開城王京等壇名愍忠祭戰亡軍卒○東平聞見錄曰壬辰倭亂至七八年士夫家婦女多被擄者賊退免禍家不欲與遭變家連姻 宣廟憂之曰此風若長大家殆無完全矣力勸宗室貴戚使之連姻自是無敢疵累者○備忘記曰倭賊傾国入寇連營數千里七道盡陷所餘者唯順安以西數郡此東国所未有之大變也天日下臨發大兵而征討掣數千里封疆而還之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恩也又曰李恒以都承旨隨于左右不離爲兵判臨亂盡瘁鄭崑壽得請天兵策

二人當為元勳○錄前後扈聖功臣李恒福等八十六人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
初宣成宗靖中宗二陵壬辰九月初倭掘發 癸巳四月出報至永柔行宮 上率百官
會哭服緦麻白衣白笠體察柳成龍狀啓守門將李弘国等十一日三更到猪子
島入靖陵則隧道掘深尺許廣七尺許入坎中夜暗不能詳見以手探則隧衣
似移在玄宮外隧內尾石積置陵近處衣服片片腐朽又審宣陵則 大王隧
前掘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則無他物灰板盡燒只有數片 王后隧前掘
深七尺許廣四尺許板子火燒灰隔則存兩位陵則不犯玄宮云云六月設都監
諸宰奉審摠護使崔興源啓松山奉審則肥肉盡燒髮膚脫落自是煤眼唇
缺陷皆無腹上胞下搯畫似釼痕身長三尺餘云云沈守慶啓畢度入侍之人皆
以為不能識認以事理推之則內外梓宮俱燒而玉體尚存似無其理凶賊得枯槁

年久之屍體納于壙中以眩視聽容或有之宣兩陵皆無玉體靖獨有尤可疑三
陵灰大堅一樣若以宣陵灰爲玉體灰則獨靖陵灰非玉體灰乎俞泓
啓達事之人先書玉體中人之曰取長紫髥不多頗有黑子龍顏
長準頭高云奉審則無馮之臉端成渾啓三處燋燒大槩如一
玉顏經火不成灰者骨節分明玉色頗白異於草木灰其重倍
於常灰三處皆同靖陵又有玉體在壙中何哉凶賊所爲非
出宮貨乃深讎我国何獨於靖陵全玉體乎松山奉審則無可
指認肖似處 先王龍顏長而此則方面 先王腦後平而削妨於着笠
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年裏消瘦而此則似是肥大云云奉審以大臣以下
欲先拜哭牛溪曰特來辨覈而先拜哭是君之也先奉審後拜似當

諸公筵之時　上在永柔命厚葬其屍丙申四月李好閔啓宣靖奉審時臣
以母喪在信川聞大駕云云而　中廟玉體常有瘇患受針處亦有驗處差
寧如贊商議可疑有一宰臣言不可議遂寢云云　上更問于大臣諸議如前
芝峯類說曰隆慶中有題詩于濟川亭曰曾見先朝種辰花開一十二回春
詩題華表千年柱淚灑青山一掬塵風定曉鍾神勒寺烟沙暮笛廣
陵津清秋驪江鼓柂去樓上何人識阿賓好事者為真仙之作一掬塵
至壬辰驗矣云
甲辰倭船到慶尚橋智正等留駐海上情跡叵測遣僧惟正入日本探偵
時有無名詩莫道廟堂三老在安危都付一僧歸之句乙巳夏惟正自日本
刷還被擄人三千餘彼致家康書曰我於壬辰在關東元不干預兵事朝

鮮其我無死請和云云具由遼東鎮撫衙門先是倭以被擄人前縣監
南忠元等二百餘人還忠元言秀吉既死関東大將家康者主其国事
立秀吉子秀頼為主假摂政西京大將毛利輝元攻家康為家康所敗小西飛安国寺
平行長皆被斬殺輝元安置削髮為僧云云至丙午家康盡革平姓定位于其国修
書請通信答以縛送犯陵賊則和可諧矣是年冬十一月家康縛送犯陵賊二名年二十
餘壬辰未五歲矣領相柳永慶以為雪国耻鞫倭倭曰覗我貌壬辰則児童安能掘
陵大臣尹承勲曰以此倭為犯陵是欺神明　上怒責之斬其倭丁酉春正月遂遣呂祐
吉慶暹丁好寛以通信為嫌改称回答使李相德馨詩曰臣子未滿陵寢辱簡
書先入犬羊天参判尹安性詩曰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和親我未知試向漢江江
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是年秋祐吉等還日本刷還被擄人一千三百餘人時家

康傳位於其子秀忠云和甲午倭請和牛溪西崖欲從柳永慶力排之西崖曰今公墓碑書不主和三字蓋譏之至是當国前後議論如二人識者笑其謀妄破寂録日對馬島土薄民專以貢船賞賜轉販資生壬辰絶和失此利故島倭欲通和復回言於日本則曰朝鮮請和言於我国則若不許和必復致兵甲辰潛遣被擄金光似若逃來言倭欲復來寇且持庚寅黄允吉等所賫去書契為信蓋島倭盜得其書契於日本掌故者潛授金光以為恐喝朝鮮果大惧遣僧惟政探形而來此和議之所由起也後金光事覺拷死丙午倭復請和永慶以為家康所平氏於我非讎可許和呂祐吉等持書契往秀忠荅書曰呂祐吉等不遠千里海陸要尋旧好我何存讎之乎以示黽勉許和之意呂祐吉等惧不敢措一辭而來援庚寅例陞祐吉嘉善副使慶暹通政物議譁然畏永慶不

敢言惇令崔有源極言之甚論不得已啓奪祐吉等資承慶大更之後因

禮數叟有源辱之

初惟政以刷還人付伉使李慶濡使之隨便分送艇將等爭先分受問其出處

此時擄人不詳本係則并稱己奴至於美女則縛投其夫於海而任為己有事發

乃罷慶濡以李雲龍代之令各道水使摘發以啓水使等視為文具竟不覈○

晦邊集曰倭僭年號不敢書送於我國文書而丙子後倭以為你國既背明朝犬羊是

事我之年号豈下於清國乎遂書送年号朝議或以為不可後崔鳴吉以為我既

失節不必非彼詰遂受之云○眉叟記曰倭人通貨正統八年倭畧我濟州

莊憲王遣使責問馬島馬島殺首亂者以功許李繼正德五年三浦倭叛 恭僖王

遣柳聃年討破之絕和親七年更定約條許二十五船自壬辰兵革後始許通和

開市二十船歲遣使者來時許三船或二船在二十船約条之內倭人無引文不由釜峯
者皆以盜論○倭国開市許貨後始令每月三旬之三日及八日訓導及収稅官眼
同交易○公貿我国入公作米一萬石公作木五百同倭人所納年例生銅一萬斤丹
木五千斤胡椒五百斤黑角三百桶年年入送使所納屛風菱花等物我国回答禮
單參三十斤細綿苧麻布虎皮豹皮筆等物
壬辰之亂我国只有三大捷晉州之守露梁之戰及幸州也
柳彭老人謂湖南三倡義諸道之起義者全羅則判決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府
使崔慶會慶尚則玄風人郭再祐高灵人金沔陝川人鄭弘仁翰林金桉正言柳
宗介草溪人李大期軍威人張士珍忠清則重峯趙憲牧使金弘徽士人朴春茂李
山謙忠州人趙德恭趙雄清州人李逢僧人靈圭京畿則司諫禹性傳正字鄭旻

淑水卒人崔屹高陽人李會李山輝牧使南彥經正郎俞大進金琢李軾洪秀男宗室閔誠監叉僧人惟正北道則評事鄭文孚也諸道中趙重峯最先起丁酉亂時南中儒士趙慶男起義慶男嘗著亂中雜錄行于世深慕鄭再祐風云高彥伯喬桐鄉吏也登武科從軍有斬級功自請還楊州聚兵圖賊 上特加資拜楊州牧使〻保護陵寢彥伯常伏兵諸陵特有射殺故諸陵獲全

壬辰丁酉殉節諸臣

宋象賢字德求號泉谷 宣廟朝以將才稱壬辰為東萊府使城將陷公急取朝衣穿甲上踞胡床坐賊逼畧不動有一賊平調益曾受公惠目公使避於城傍隙至再衣示之公不應下床北向拜〻畢手題扇面致于父復興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令其下將佐曰吾腰下有痣有似豆以此為驗而

収吾屍遂遇害助防將洪允寬梁山倅趙英珪敎授盧盖邦裨將宋鳳壽金
希壽校生文德謙梁通漢府民金祥府奴及唱皆死俄而平義智玄蘇
等至出賊之害公者戮之尋公屍及公妾之見殺者葬東門外立木表之
乙未 上令慶兵金應瑞使其家人輿櫬而歸萊人號哭迎送于百里
者七十餘人平義智逢公櫬下馬送之後賊謂我人曰爲國忠臣惟宋
東萊一人也公櫬之在賊中也府人遇同者每於公諱日及節辰必祭之
歲爲常後抵公第衆仁宗叙公伏節事嗚咽不勝餽之肉不食
曰見公第如見公吳忍食肉朝廷廩其家官其子○公之妾金蟾
咸興妓也曉知公將取義即其女妓令春踰衛墻往公所則賊害
公矣蟾被擄罵不絕口者三日遂爲賊所害賊義之并公葬李氏

女而公妾也公以賊人將迫逼還京行一日聞賊陷痛哭曰吾寧死於所天遂返東萊其俘萬今共被擄渡海秀吉將納之李以死拒之秀吉義而釋之其前閔白妻源氏處別院竟全節而歸李氏懷公彩縷以献於公夫人相持痛哭申汝櫓者庶流也隨公赴萊公以汝櫓有老母恐被賊遣還汝櫓聞賊陷謂萊人曰吾受公恩臨亂當死守遂詣公同死○乙未冬公之子仁及夢見父父曰禍亂未定前頭事有不可言何時瞑目仍寄詩曰否運重回士女殲丙丁之禍碧於藍西行鐵甕愁無酒東走金剛喜有有監翠蓋曽驚遼鶴唳黃巾竟碎漢軌尤他年待得干戈息好收吾骨瘞海南云當時所傳然未知真否也

趙英珪長城人曾為龍川時久不聞其母消息繫書犬頸撫而言之犬即垂頭若聽者而去數日受答書而來人為孝之所感壬辰為梁山倅馳來東萊謂象賢曰公將何為曰惟有死耳英珪曰當從公耳然有母在歸與相訣且指避亂處來果及期與同死

鄭撥字子固開國功臣熙啓後也壬辰以釜山僉使出獵絶影島蒼皇入城賊已環城撥射賊賊屍堆積賊相戒曰莫近黑衣將軍蓋撥穿黑衣袍也矢盡從者請避撥笑曰吾當為此城鬼耳遂遇害妾愛香年十八自刎屍傍奴月龍赴賊死○宣傳官朴英進適奉使至被執不屈而死多大僉使尹興莘亦戰死

○申砬字立之草庵鏞孫也二十二中武科以穩城府使攝藩胡穴巢有嫗推方其女乞命其女色絶美砬立斬之曰尤物害人壬辰為都巡邊使辭下階紗帽落地

見者色変到龍仁狀啓不署名人疑其心已亂到忠州金汝岉請守鳥嶺不聽曰我兵
皆白徒不置死地難得力矣乃於彈琴臺前背水而陣敗績砬與汝岉投水死賊過鳥
嶺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摠兵可謂無謀矣○弟硈兵使臨津戰死○弟礏蔭仕
奉母避亂遇賊母投崖礏亦自投死砬子景禛景祐景禋皆錄社封君○尹
攸過躂川詩古塲芳草幾回新無限香閨夢裡人風雨過來寒食節髑
髏碧苔又殘春其夜諸鬼迎謝曰有詩皆領會末句淒切不堪讀云
金汝岉字士秀才英特多力便弓馬二十進士三十魁文科 申神俊彩無能先者
喜施與重然諾事母如嚴父或有誨責終日伏戶外不命不退與徐義州益林
龜城植最相合二公皆有母公奉之如大夫人二公為之也亦然公於詞賦詩文並善
酬酌赫歸亦無凡筆○大臣薦牧義州 壬辰辭連譯人獄事將匪則會逢

報至 上令貫過自效隨申砬忠州砬不聽公而北背水陣公知必敗與子書曰男兒
死国戢耳但国耻未雪壯志未成是以負恨賊大至砬蒼皇欲馳奏公環甲臂
弓鳴髦颯〻無一字誤覌者嘖〻竟赴水死〇子瑬靖社元勳
申恪以副元帥遇賊楊州破之自倭入我国始有此捷都元帥金命元啓恪不從令
命宣傳斬之俄而捷至追不及恪嘗倅延安城池兕械後李廷馣獲全恪之功也死其
非罪人莫不冤之
劉克良少孤登武科歷官清顯以將才薦官至副元帥〇一日母謂曰我本故相洪暹
婢少時誤碎玉杯懼而逃遇汝父生汝克良大驚即上京尋主家將欲上疏陳情削
科還爲奴洪相曰甯非我奴也克良曰母既有言何敢背主欺君洪暹義之爲放役券
給之克良每以主稱之謁見自门里步入獻物手自持納嘗爲衛將分軍洪相入直

禁中小札召之克良即起去摠府官曰分軍国之大事不可輕去克良曰舊主見招何敢
遲延一座驚歎○壬辰從守禦使申硈于臨津硈見賊遁狀渡江追躡克良以別
將在軍曰賊誘我也愼勿渡硈不聽而渡公曰大將已渡何敢後隨而渡賊兵大
至公曰此吾死所也據鞍不動麾兵乃力戰而死硈與從事官洪鳳祥皆死硈
砬弟鳳祥履祥弟也○荷潭野乘曰金艾軒時獻邃於易學辛卯以兵郎直禁
中劉郎度克良以衛將入直夜設酒設陰陽變化之妙其說無窮艾軒大驚服
酔不能盡說明早叩之則劉驚曰寧無是哉醉裡狂言醒不能記吾武人
安知易從不肯言
高敬命字而順号霽峯又号苔軒 明廟魁科官叅議贈禮判旌門建祠光州
賜額褒忠○公父孟英号霞川 中廟科監司以李樑虎寃殺癸亥公以校理

罷帰家居十九年辛巳黃岡爲奏請使以公爲書狀壬午栗谷爲遠接使以公爲從事
官庚寅陞拜東萊廉白自持一塵不染坐羅入京時松京禍起言者指公爲松江黨公
匹馬帰光州壬辰聞變與子縣令從厚及因厚起義日夜痛哭擊錦山賊矢盡
軍潰左右請公騎馬跳公曰吾豈苟免哉公素言吾不閑騎馬不幸戰沒雖有一死
至是麾下扶公上馬旋墜馬〻逸麾下儒生安瑛下馬援公徒步從之從事學諭
柳彭老從公於亂兵中公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棄大將求活公死之
彭老以身捍蔽死之安瑛因厚亦死之從厚等返公屍凡四十餘日始殮神色
如生葬之翌日風雷交作長虹起於墓左橫跨域塋竟數十里光彩異常踰日
乃識人以爲忠憤所感初敬命起兵使前佐郎梁山璹面達形勢於 行在山璹還
上面諭帰語敬命子鎰等願及時回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遂拜敬命工

沈相日往候以詩慰之兩司請竄之吉州徒步二千里氣貌不少挫時平秀吉又遣使先生又上疏曰制人三則而不止者以其所挹者玉也張浚在謫而十疏者以其所願者忠也云云方伯權徵郤之會汝立叛梁千會疏訟先生　上命放之先生又疏論通信再請權公上之權曰既以言事在謫今逆獄起此疏必滋禍先生曰死汝立尚畏之生秀吉来則公當如何權不得已并前所疏上之　上曰此人欲再蹈慶天嶺耶又教政院曰厥性狂悖不復知有羞恥事耶郭黑眥之疏雖不為人之可也辛卯秀吉遣玄蘇請假道西犯先生詣闕請斬其使待命於政院門外三日不報扣頭石礕血流被面覩者識其自若公乃曰明年竄亂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日本遺民等書斬玄蘇罪目與嶺南備倭之責邊將邑宰可用之人無不條擧政院不納先生退歸長吁而已其實

吉州也金吾卒以夕到公家公與母别即徒步夜行卒止之曰吾朝到此而不敢
來者同伴敎吾曰趙通津賢者聞命必有趍行不留一刻必以夕到今夜可治行云頓
留夜明發也公曰君命不可宿遂夜發故事金吾卒押羅人責化貨賄卒曰來時同伴
誡吾勿受賄且除吾歸後長房宴也吾若受賄何以入於人類也舊例配驛皆
以奴代之其役先生曰要免此是不受君命也必自當之紅衣弸笠前導故使命
之過者多不入嶺東其配吉州也南窓金玄成追贈毛裘以詩送行曰一領羊
裘寄遠行臨風不覺淚沾纓湘潭莫讀懷沙賦重保餘生慰聖明公以
石榼置中令兩子戴之日月上下山坂曰習勞以避亂也○辛卯遊大屯一日對食
推其四僧曰明年有變我赴亂其此飯者可同事也僧唯而俘諾後三僧同死
於錦山其一名鏊獻病未赴說人如此○辛卯七月登錦山映碧樓遊賞忽有赤氣起

自東方三派一向西北長亘天一向西長半天一向南長又半其光燭地公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春必大擧深入當如此氣也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雷驚曰此天鼓賊必渡海及起兵當視天文北向哭而已又仰天曰吾以爲禍及 行朝見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虜於賊手門人志之賊之渡海王子被虜皆其日○先生與門人數十募鄉中義徒傳檄八道衆至六七百聞防禦使李沃兵敗淸州與僧將靈圭合兵直進湖左賊望風遁師次温陽聞錦山賊侵軼兩湖與巡察權慄約日夾攻錦山賊權移書改期而先生已抵錦山賊詗知無助而逆擊之先生獨與七百義士靈圭聯兵而進令曰只有一死ゝ生進退無愧一義字力戰良久遂入帳中笑解鞍馬曰此吾殉節地援枹鼓之士皆直前短兵空拳全兵盡沒賊死亦過當運死三日猶未盡乃積而焚之與戊朱諸賊皆遁去

初賊起兵時移書巡察使責其擁兵自衛巡察使嗛之凡應募在先生麾下
者因其父母妻子且令官軍不相救故以至於敗云翌日先生之弟範冒死入賊所
則先下死於旗下死者相枕藉範負屍還殯玉川蓋死日已四日而顏色
若生掀髯張目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也麾下士投七百義骨為一塚竪石曰
殉節碑先生子基亮狀貌魁偉至是故華衣服欲代先生死賊認以主將
亦死其屍權韠詩曰幾折雲臺檻長吟楚人醒從知大君子不處小朝廷
直氣軒天地孤忠炳日星崔嵬錦山色萬古只應青○權徵觀察平安中路
宰延安辛卯先生移書曰明年必有倭亂宜浚濠完堞為守計又以北神堂
鑿池注城中為守權笑曰從有賊來充斥兩西耶申雅服先生敎從其計
壬辰被圍以城中有水故李廷馣得以完守○明廟朝先生以校書正字

直香室時禪宗降香猶未罷先生既言曰讀聖經手奉佛香所不忍也
以此削官自是直毅藉甚栗谷嘗曰汝式每以唐虞之治可辞復不知變
通一事不合也至牽裾騷撓俟其鍊達可以大用或謂土亭曰某之伏節死義人皆知
之論其人才適用則恐不足當之土亭曰趙某固非君輩所能識也○先生遊報
恩入淡川山中欲設時祀其大夫人責之曰家無所儲何以具辦對曰惟當力所
及矣及至祭日見其所設各位飯羹栗米為餅花蔬各一器而極其精潔
○參奉金光輪字任中贈執義奉事任廷武郭自防縣監柳廷春萬户
邉遇溫李勵敬相鐸之孫皆從公死武人金獻金仁南李發良鄭元福
姜忠瑞朴鳳瑞等以偏裨死士人金節朴士振尹汝翼等以門人同死門人
金籥字平叔出使以未及同死為恨壽自号五斎翁當光海朝纘男黨鄭

霆以其外祖金彭齡享祀書院希奮黨李時立以父友郭詩并躋而又祀重峯
於其下盖彭齡殺妻第奪財詩耽酒擠屍者也奮呈文於方伯李敬輿金堉乃
得赦正霆等謂是者續男等謂悖者知旧謂之狂者李公謂難者金公謂剛
者故号五者翁金奮欲立碑見石手李春福欲買石問價曰七十疋問
欲何用曰先師戰死錦山欲立碑紀事曰然則豈敢言價即納之自爲
治石亦不受手功
元豪字仲英初篤志於學與尹斗壽李海壽友善諸公歷剔清顯公獨
不遇乃奮投筆登武科壬辰爲江原助防將與府使柳應井勒擊遹尾浦
馬灘賊由是原州賊路斷事聞陞嘉善兼防禦使又擊賊大破獲數百級
即日賊遁既而江原伯柳永立檄召擊北路之賊遇賊於春川力戰殺賊甚大及

矢盡渾潰謂左右曰受命討賊力盡死乃援釼而死賊懸其首榜曰朝鮮
軍民今已歸服元某獨爲国抗我云後擧死事者奏聞 帝賜百金以奬
之本朝贈兵判給夫人月廩
金時敏以晋州判官守城陞牧使賊三路圍城兵使柳崇仁敗死時敏固守
拒戰凡十餘日賊死不知其數賊曳屍焚之皆遁時敏右腋中丸不省人事時々
擧頭北向流涕監司金誠一馳至握手慰歎竟不起晋州士女皆食素其賊將
藤原郎即秀吉從侄兵力最强敗遁憤懟倭以此憤怨甲午圍晋州殺
金千鎰等以報前日之怨○日月錄曰一国崩壞之餘無一人敢爲守城計而公
獨能守孤城不藉外援保全本道又捍蔽湖南使賊不得長驅内地公之功於
是大矣聞時敏麗朝元臣邦慶之後庚信之一派也掌謙之有碇宣獨四千事

○金千鎰字士重號健齋從李一齋學率遺逸爲臺諫至判決事贈贊善立祀羅州賜額旌烈○壬辰公在羅州聞西狩痛哭書告高敬命朴光玉崔慶會等義士赴京得精銳數百人至湖西衆可數千進水原破金嶺賊入據江華遣幕下梁山璹奉疏 行在拜公判決事賜號倡義使自此朝命始通兩湖識小錄曰 中廟朝黃武壯公衡有田舍在江華燕尾亭嘗植松千餘或曰公老矣種松何爲曰後世自當知之及壬辰金千鎰入保江華凡舟楫兕械皆辦于此 公耀兵揚花渡揭榜罪狀平秀吉以挑城中賊々終不敢出明年天兵將討京城賊公進軍仙遊峯爲都督聲援賊走公入城哭于宗廟舊墟朝廷命公追賊公方病蹶起曰我得死所 公以湖南國之根本晉州爲湖南蔽遂入晉州與節度使崔慶會黃進義兵將張允福復

武 栗谷爲兵判時每晩路經大市人家有勤讀書者異之召不至其市人謂
以爲吾客內禁也曾以大監令分付則曰男兒豈求見兵判云、栗谷大奇之親
自往乃姓親也遂率置家內敎之一日西厓以副學來栗谷曰欲見經濟三
韓人物乎呼出舜臣乃端士也西厓薦於壬辰○公有膽畧善騎射嘗爲
造山萬戶誘致反胡斬之邊患遂息辛卯以井邑縣監柳相薦以爲全左
水壬辰公與元均李億祺合兵會閑山島焚賊船二十六進秩嘉善無何
夢見白頭翁蹴起曰賊來矣公驚起會元均于露梁則賊果至矣公另
出新製龜船突進焚賊船十二艘方戰酣中丸公猶注矢督戰、罷令人
以刀挑去丸一軍愕然進至所呂江射殺賊酋焚船百餘艘捷聞進正憲癸巳進
陣閑山島遮遏海路朝廷以公兼統制使丁酉清正再渡海畏公舟師乃縱

反間行長與清正有若不相能者通書于兵使金慶瑞使之襲擊清正朝廷信
之使黃愼密諭公〻曰賊必設伏以待遂不行是日清正果來寔與行長謀誘我
也朝廷猶以不遵命拿公去以元均代之均覆師公復爲統制時元均敗後兵械蕩
然公獨以餘卒依碧波亭洋中一夜賊大至五六百艘蔽海而來公令避亂船排列
爲疑兵獨以戰艦當前巨濟倅安衛冒死突陣公督諸軍繼至賊擧軍逃公
移陣寶花島煑塩販穀二朔之間得穀數萬將士雲集軍聲復振○公在閑
山島公子葂隨母在牙山遇賊被害未及聞知忠清防禦戰禽倭十三送之
閑山島其夜夢葂遍身流血而來曰十三倭中有殺我者公驚覺始悟其死俄
而訃至公問十三倭曰某日某地有少年將乘赤白駁馬與爾等戰死云詳言之
一倭曰果然我伏草間擊殺之奪馬納于主將云公大痛卽命斬之招子魂

為文祭之○公時將造船伐木于閑山島樹〻皆有鬼啾〻曰勿伐此谷樹問爾是何物曰吾等全羅道避乱人死於此軍人稟公〻令移伐他谷為酒餅祭之衆鬼感謝云 戊戌賊將行長據順天公進陣古今島與陳都督璘劉都督綎將水陸齊舉時天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舍都督怪問之公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之民將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許令罪之自是天兵秋毫不犯時賊鋒已到露梁夜圍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丸仆曰諱我死勿令軍驚裨將秘其死督戰如常陳璘望見公船驚曰統制死矣左右曰何也曰統制令嚴今其船爭首級乱是無号令也都督顛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者南民聞之奔走号哭○建忠愍祠於順天水營祀公以水使李億祺郡守安弘国配享

李福男以全兵與別將申浩守南原福男自同福來時賊已迫城福男瞋目唾
手曰酬国家恩非此日乎鑼角由大路賊各立駭視莫不吐血力戰城陷死之申浩
殺賊数百而轉聞賊皆避不敢近衆寡不敵奴泣請退不聽竟死之浩宗譴之後
○李億祺以全右水從李舜臣累立功及丁酉舜臣被謗去億祺嘆曰我不知
死所矣元均代舜臣更約束敗死億祺力戰射賊左指墮回右射右指又墮
投水死後贈贊成配享忠武公祠
李慶流判書北崖增子以兵佐為邊璣從事巡邊事李鎰遇賊于尚州潰走
璣要慶流同走慶流曰吾知有死而已持衣靴使奴付父母三發矢而死是日
自空中來報父母曰子二十四日死於尚州殯舍今日云父母驚怪不敢信之數日
後奴來傳衣靴厥後常常往來空中傳語或置酒食雖不見其盡而[illegible]

兒四有聲一日請以面貌見之父母曰吾何忍之答曰是矣即止不見矣厥後忽
来報曰吾以非命死故精魂往來矣今則數盡上升二百年後當爲唐天使出
来其時亦有子孫云〻此事極虛誕而其子孫之言亦然云一說其兄慶濡守順安適值
是辰清齋獨坐忽聞帷壁間有哭聲俄而有聲如嘯曰兄乎我來矣慶濡認其
爲弟魂泣而問曰汝某年自何來乎曰吾死後每到兄處兵衛森列怕而不敢前矣
今候兄靜處而來斟酒置之酒盃搖〻而無減問曰爾死後未尋骸尤痛未知在
何處曰兵敗埋伏草間翌日上寺逢倭而死方其被刃魂精離散不知形骸所在
云自此往來兄弟家〻中家無不言二年後不至云○後孫秉常秉德德重台重
尹暹字汝進号果齋栗谷門人以僕正爲李鎰從事官賊陷尚州與朴篪同
死贈吏判孫槃集丙子立節○朴篪金睟婿十八魁科二十二弘理鎰以睟壻故

意有助請以自隨至是死時察訪金宗武權吉亦同死
申吉元以聞慶倅自変初不離官賊自尙州陷聞慶賊猝入虛門無人吉元避
入山麓賊追之欲降之奮罵不屈賊斷其四股而殺之
鄭湛爲堤倅與邊應井禦賊熊峙賊大至乘勝上嶺湛曰寧可殺一賊
死不可退一步而生遂與應井同戰而死之郡人於積骸中得衣間所書姓
名可知其平日之志湛初從李洸自公山罷歸奮恚對人必流涕常謂將佐曰
一蔬一粒何莫非君賜也　主上播越惟我輩甫忍享此飯乎嗚咽不自勝
云○賊悉埋熊峙戰死屍作數大塚立石書曰弔朝鮮忠肝義膽盖嘉
其力戰也由是全羅得全
邊應井字文叔協從子也勤王時脫衣剪爪髮寄二弟訣母夫人以孤

軍大敗賊船於洋中道臣上其事陞拜水使而公未及見焉是月馳至錦山與郡守鄭湛設壇同盟熊嶺之戰搏戰而死贈兵判旌閭錦山人立祠與霽峯同死

張士珍軍威校生也起義殺賊甚多賊不敢入軍威一日賊設伏誘之士珍陷伏猶大呼力戰賊斷一臂士珍以一臂奮擊之遂死贈水使

黃進長水人也字明甫翼成公五代孫也容儀若神膂力過人與宗仁齊名以宣傳爲同福倅勤王北上守梨嶺捷水原戰陞助防將授忠清兵使乃與金千鎰守晋州殺賊甚多賊放丸如雨進於城中築城脫衣笠親自負石士民感泣助築一夜而畢日夜力戰忽中丸翌日城陷宗仁收屍瘞麻田中公曾得逸蹄於塩車甚相得公死每過公墓悲鳴躑躅久

不忍去○縣令金千鎰崔慶會同享晉州彰烈祠
張潤字明甫身長七尺勇力絶倫泗川倅為義兵副將以功陞晉牧身先士卒
中飛丸死贈兵參旋同祀順天祠子孫甚盛多武科
崔慶會号日休堂　明廟科前府使陞慶右兵使晉州戰抱印投水死
英廟朝得其印於江中印文完然令藏於兵營
李宗仁以金海倅入晉州力戰賊作大櫃為四輪車賊數十人穿鐵甲擁櫃
以進以鐵椎鑿宗仁膂力冠於軍中連殪五賊城中遂束火灌油而投之櫃中
賊皆燒死東門守城因雨頹落衆賊蟻附而進宗仁用槍刀搏賊中丸死後
鄭令世号獨谷以谷城倅戰死長興立祠
金悌甲字順初号毅齋以原牧城陷與子時伯夫人金氏同死贈領相花石

立祠

柳彭老号未詳子以學諭起義光州戰與高敬命同死立祠○湖南倡義彭老爲首其檄文畧曰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至尊夏憂社稷於汝安乎又曰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語不幸近之又曰兵以義名初不係於職守師由直壯非所論於脆堅豪傑匡時不作新亭之對泣父老後后何見舊都之回鑾云云

鄭運字昌辰以鹿島萬户隨李舜臣至沒雲臺曰雲與運同音我其死于此矣至絶影島賈勇力戰中丸而死贈叅判旌閭享李大元鹿島祠名曰雙忠祠先是丁亥倭寇鹿島大元以萬户戰死於損竹島俗爲竹爲大也

趙宗道字伯由号大笑軒咸安人以前郡守與府使白士霖縣監郭䞨

同入安陰黃石山賊攻城士霖道越戰死宗道曰吾當明白死作詩曰崆峒山
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與妻李氏同死郭氏闔門皆死事聞贈公吏判
鄉人立忠賢祠○初宗道在京聞變即還通文列邑曰死雖惡個天地而無逃生雖
欲偷在犬豕而忍活苟其死矣寧可死於義敢望生乎捨生於義果不負其言許
穆曰撰趙碑文曰己丑與崔守愚并逮繫守愚對獄辛呼叱如奴公諧笑自若
獄中為之語崔司畜之呼叱趙金溝之諧笑縲絏俱定守愚瘦死公得釋每
言及守愚流涕云々

## 戰功諸臣

權慄字彥愼安東人議政轍之子也四十六登明經科官至判書都元帥永嘉府
院君贈議政○壬辰爲光牧募得千餘兵陣南原大破賊擢本道巡察迎敎

書陣中西向痛哭哀動三軍到全州發兵萬餘進駐水原 上馳賜劍曰將佐不用命以此劍從事○癸巳二月公進陣幸州山城時賊分三營迭戰我軍皆殊死戰自卯至酉賊不利而退積屍爲四堆焚之臭聞十里斬一百三十餘級提督李如松在松京遣裨將視戰處致禮物爲宋經略移咨曰權某正板蕩誠臣中興名將尚書石星上本曰陪臣權某獨守孤城以抗强賊天子嘉之後賊欲復幸州之敗舉衆而來望見壁壘肅歛衆而退如是者三是戰也慄惶惑不自定其兄悛代慄分刀麾慄頭戴銅具并巡諭諸軍九拜少歇則脫銅盛水接士卒口俘獲無數悛之功弁多云○公引兵還本道拜都元帥移駐嶺南

上親送曰非御則何以得至今日○丁酉賊分道西上也朝廷令公疾入朝

上驚曰賊勢如此元帥何遽入朝左右曰賊兵已迫非權某不可爲故徵之矣

會賊挫於稷山而回促公南下○公創壬辰以後上旨爲一冊曰我無嗣矣然有壻李
議政恒福必能志墓矣
柳珩字士温判書辰同之孫公少好馳馬擊劒既而折節讀書恂恂篤行朝出
射暮歸讀恒有封狼居胥之志壬辰從金千鎰杖劒赴行朝登武科連中
三魁 上賜馬嘉奬珩感泣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以自誓及元均之敗公以
南海倅沫血誓衆爲列郡倡李舜臣曰忠義膽畧無柳公比者李公與
陳都督追賊入流酣戰不覺潮退船膠淺浦不能進賊人攻之都督統制
頓足不知所爲珩令諸船繫三船尾令諸軍悉力推挽船遂浮出珩乃大
呼直進力戰中丸者六猶意氣自若流血至踵凝如肉塊始入帳仆地良久且蘇報
聞陞釜山僉使俄薦兵使至統制使○子孝傑討逆功封晋陽君孫赫然斐然炳

然皆為名臣云

朴晉以密陽府使城陷晉力戰潰出自是知名時慶兵李珏逃命即其地斬之以公代之公率兵迫慶州賊以震天雷飛擊墜於地賊不曉其制相傳覌俄而炮自中發聲振天地中斃者三十餘人不中者顛仆良久莫不驚懼遁遁捷聞陞嘉善震天雷炮匠李長孫創造能飛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散賊最畏云 白沙集曰諸將之論每以晉為首者晉以密陽府使當賊門之臨亂不避親冒矢石終始一節百折不回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而探知者惟晉之捷報而已 上亦嘉歎曰晉若死則國事去矣愛惜之意溢於辭卒能收拾道內人知賊之可擊者晉之功云

尹卓然漆原人字尚中号重湖謚憲敏○公生而頴異文思日邁時有八

文章之号即李鵝溪山海崔簡易笠諸公而公其一也公詩選入箕雅
明宗二十年乙丑公登文科薦入翰苑陞說書　明宗大漸時宣末命于大臣德
興君第三子之三字公書以叅大爲時相所讚甲戌公以奉請使與尹公斗壽并赴皇
朝雪二百年宗系之誣歷年來未遑專對之任極一時文選而公與爲至是快雪
特賜銀馬勲封漆溪君　公在薇垣有事論執閱月力争陞是久靳天點及有是
除猶執前說至曰此晋簡文所不爲　上厲聲曰爾以我爲簡文乎公徐對曰殿過
則堯舜否則桀紂豈特簡文而已○上怒甚首相洪暹力解事已　公荐遭
内外艱廬墓盡禮哀孝動人壬午以禮判特除嶺伯時嶺南告飢有是
除公殫心荒政南土蘇完○宣祖壬辰倭冦大逞擧国危懈　上將西巡命公
與東園金貴榮陪臨海君往北道公痛君父播越不得執鞭以從及出闗

門不覺放聲哭退到勤政門北向四拜行至北青時倭已充斥民又煽亂
守令邊將皆棄城奔竄 上特拜檢察使〻之慰諭安集又賜 教曰永
興是賴容所安御宜固守公自北青落後循諭列邑是時南関諸鎮皆
淪陷獨三甲保存而且有薛罕嶺〻外即江界城故爲通西之要阨而別營
堡又爲薛罕之咽喉故公死守此地召募義旅掃清豊沛屢奏捷報
爲諸道最 上又拜本道伯特賜羊裘一襲以勞其謝箋畧曰五月聞命
曾飲渡瀘之水半夜行師更踏入蔡之雪盖記實也噫彼関北新經兵燹
之後重以飢饉公盡心調護及瓜近當遞定平儒生張應時等上疏請留
居北三載卒于任所吏民無不奔走號哭訃聞 上震悼賜諡○公子慶
元以戶郎立殣溯寧封漆坪君賜諡忠壯享表節祠二子吉元翰林三

子喜元四子祥元以原従勲贈户叅五子榮元

郭再祐玄風人字士綏号忘憂堂監司越之子也　宣廟十八年廷試選乙科以所言忤　上意命盡罷一榜及第年四十餘棄擧業漁釣自娯壬辰首起義兵号天降紅衣將軍巡察金睟稱勤王到龍仁奔還公列罪傳檄旣聞　行朝睟大怒以逆賊論啓移書目之以賊方公馳還晋州倚馬而答曰義賊之分天地知之是非之辨公論在焉招諭使金誠一馳啓　上特賜温諭李公好閔付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為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丁酉以防禦使却旺大城山賊〻大擧入冦公積舘舍以示死守賊渡江而西陷南原列鎮皆潰體察使李完平令公解兵公報曰齊城七十即墨獨存唐兵百萬安市獨當列城雖破獨不可受手非之不從以母喪帰蔚珍杜门造薇陽子貫以

自資僉起復本道左右兵使統使鏡監皆不就庚子以慶兵上疏棄鎮還家
諫官洪汝淳劾之拿致京獄竄靈岩其疏曰 殿下宜悔悟奮發以圖中興而
朝廷朋黨有東西南北未知 殿下以某黨爲君子某黨爲小人乎各使私黨
互爲是非國勢之危亡生民之利害莫念於其身必使 殿下之國至於危亡
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臣之可以退者亦不可不達焉方今專力於舟師而廢
棄城守舟師固不可廢然專力於舟師使賊不得下陸臣不信也下陸之後將
何以禦臣切憂之憂之無益臣之退者一也夫和者爲名有不可同焉恃和而閉
備者亡言和而盡己者存内堅不和之心外發欲和之言有何不可賊求和應
曰皇朝許和我豈敢不知皇朝不許我豈敢許 兵交使在其間聞補倭之
使見囚臣恐挑忿連禍臣竊痛之痛之無益臣所以退者二也良相於國豈

不大哉李元翼社稷也使不安於朝廷之上臣竊悶之悶之無益臣所以退者三也
臣雖歸來江湖如遇變急臣請爲士卒偈不敢偷生伏願視臣以漁父勿縻以
職任其閑適於江湖江湖一漁父雖補於国家其與各立朋黨只爲身計者
有間矣云云在灵岩一年蒙宥還家永絶人事辟穀道引拜監司統制皆
不就曰方丈松葉蒼蒼願以此終光海癸丑獄頴曰大君無一毫可疑之罪
大君之誅 慈殿不能忍而自決則 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萬世乎不報
善山人朴承吉守弘來蔕時齋訪公公曰何往曰赴擧曰此時何科爲因
飲四五盃取琴來傾耳孔出盡亦異哉初入琴瑟山又就鷲山爲棲息地扁以芝
憂永謝烟火人或強勸則雖暫下匙即以耳邊還吐丁巳六月天忽大雷雨震
其房舍異香滿室空中五雲燦爛有笙鏞聲家人視之公恬然坐化云日

月録曰再祐早有盛名且負奇功朝家密遣中使察動静再祐心自疑且於金德齡之死益知時事之不爲遂托跡於道家蓋出於留鄴二侯明哲之義柳武爲東方道門之權輿云一角公父越爲西伯時公隨往見泉流庫有紅錦一疋光彩異常取縫其合曰必有用處壬辰亂以其錦製袍以衣賊炮終不能穿又有駿馬自至公取騎馳突如飛寇退棄官就鷲山作詩曰朋友憐吾絶火烟共成衡宇洛江邊無飢只在喫松葉不渴惟憑飲玉泉守静彈琴心澹〻杜曲調息意淵〻百年盡過乞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

縣監趙越之弟也字養直号存齋與大笑軒趙宗道同守安陰黃石城殉節　子履祥孫同死趙女爲趙文虎妻及文虎被虜郭氏自縊死

○郭監司趙從兄弟趐趁起赶皆有文名操行嶺人憚之輒呼郭走以怖兒仍成方言

鄭起龍字景雲居溫陽初名茂樹捷武科當唱名 宣廟夢龍於鍾街物色得之賜名壬辰從防禦使趙儆破賊於居昌又大鏖尚州賊拜尚牧丁酉大戰於高灵斬紅衣賊將陞兵使所騎神馬能超大丈壕奇其主相失爲賊所得忽聽其主之聲嚼斗執鞚賊走赴其主於山坂上後病死起龍爲文祭之起龍至輔国統制妻姜氏晋州城陷血指書衫告天以死與其女及小姑投矗石樓江水而死起龍葬其衫於先兆下

曺好益字士友号芝山初從退溪專心力學都事崔滉以士豪啓聞配江東遠近負笈來集後滉啓曺某一世賢士以臣謬妄久在謫中請治臣罪亟召

用之壬辰柳相成龍又陳寬宥爲召募官公即與門人朴大德尹
瑾等召募五百餘人而西望 行在痛哭抄擊零賊以功陞堂上
癸巳公率義旅屯湨水邀勦賓道之賊身入賊鏡尾擊請正
兵至楊州 上遣宣傳賜鹿皮諭之後爲星州與元帥不相能即
棄歸江東○甲午 上問曹某在何地鄭崑壽曰其家累飢餓
尚閑西矣即除安州牧使後爲成川定州皆謝病歸 上嘗謂人
曰自古自南處必有出處 女真以射獵爲事須於險阻處設
木以備可以得全○癸卯公移去永川芝山村自因号五六年不出洞外
宣廟山陵力疾赴自初喪蔬食往返千里所著有心經質疑家禮考證
周易釋解○公謹於祭祀凡器用別藏執事者皆令前期灌濯沐浴以

巾掩口鼻具饌井泉前期淘淨醯醬亦別儲不爲常用可爲後生法

贈吏叅永川成川皆立祠

李廷馣字仲薰號四留居士知退堂廷馨弟贈領相延安祠壬辰以吏議避兵

至延安府使適賊行長猝至公曾爲府使有遺愛吏民聞公至皆願守死公遂部

署行伍分城而守驅家屬納公廨積芻其傍峙薪城門坐其上令曰賊登城即

火我已與家屬誓不汚賊刃人皆感激大戰三日賊遁事聞進招諭使○芝

峯類說曰趙憲以延安必守之地城中無水移書主倅引城外泉鑿溝入城矣○

圍城時賴此水云仁智之君子利人博哉○甲午爲全伯時倭賊因沈惟敬請和公

請從其言因尚蹊范蠡爲證左右皆言可斬牛溪曰廷馣無伏節死義之心

則不敢爲此言仍言救之自 上盛怒牛溪不敢畢其說而退

權應銖以鍊奉與進士鄭世雅奉事申海崔挏等率鄉兵討永川賊以火
攻之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悉遁招諭使以爲義兵大將左道得全永川之功
也世雅時年六十七招集斬捕世雅嘗事之力也
金沔字志海號松庵擧孝廉拜左郎初聞西巡即欲奔問鄭弘仁欲與同
擧兵沔赴居昌以柳仲龍尹景龍等爲參謀聚兵二千餘人邀擊賊獲
二隻賊船所載皆內帑珍寶也得金絲障子有 光廟御諱及袞服二領表
聞之拜本道義兵都大將癸巳病卒于軍中贈兵判 ○ 教金沔書略曰高秋
霜露惆宗社之飄零絶塞江湾寄帳殿之蕭瑟痛仁甲之溺死聊贈判書
惆李亭之戰亡官子一人云云沔請援全伯文略曰天遠地長月空照於榆
塞星移物換萬己度花血清宮梦祗謁唐廟李晟之精忠足覩集新亭

共泣楚囚晉臣之倫安可恥云云

金垓号近始齋以翰林起義初左道僻邑稍遠兵火以朝夕安保爲幸及咎言兵之人正字柳宗介慨然倡義得鄉兵數百與縣令尹欽道進兵遇賊伏爲所乘於是垓與琴應薰任屹等起兵至萬餘垓素有人望人以爲倚垓後卒于軍中

洪季男水原忠義彥秀子也彥秀起兵討賊以功拜水原判官季男隨僉知彥秀戰死季男勇力絶人突入賊陣左挾父屍右揮劒賊不敢逼還置父屍于陣斬賊數級自是人呼季男則賊必遁去後與高從厚等移檄復讎

姜燦爲端川倅糾兵捕賊募力士白狀朝廷以爲顏真卿復出陞通政

初王子過責以苛禮爕正色曰君父蒙塵臣子當飮血茹含王子慚愧

鄭文孚壬辰爲北評事時會寧人鞠景仁豪富强武與鏡城人鞠世弼等縛二王子諸宰臣迎降于賊々淸正以景仁爲判刑即我國節度使也時文孚變姓名爲巫女僕隸得免於賊難寄民間鏡城儒生池達源等欲起兵往請文孚招集勇士姜文佑等二百餘人鍾城倅鄭顯龍慶源倅吳應台亦至遂建旗鼓入鏡城世弼蒼黃出迎文孚入據館城中皆賊黨文孚等心悲會文佑率敢死士斬世弼以徇校生吳允迪與訓導申世俊謀捕景仁殺之賊捲還安邊關北平後擢世俊僉樞文孚北巡六鎭收復諸堡北邊復舊文孚之力也

諸末固城常漢也壬辰變奮起擊賊所向無前與郭再祐並稱朝廷授星州

牧使未久身死功輩不大着當交鋒之際勇氣軒軒鬚髯皆上指如蝟毛賊望
之畏之如虎云
僧惟正號四溟又號松雲在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寺僧皆走惟正安坐不動賊
合掌致敬而去惟正遂起僧軍為義僧將陣嶺南清正要與相見松雲入倭
營鋒刃如束少無怖色從容談笑清正曰貴国有宝乎松雲曰我国無他
宝惟汝頭為宝清正曰何也荅曰購汝頭金千斤邑萬户非宝而何清正
大笑後十年松雲以通和事入日本倭奴刼欲降之終不屈乃大熾炭使師
投入火中顔色自若直向火邊若將躍入天忽下雨如注火盡滅倭奴以為神皆
羅拜謝罪禮待極厚謚洪濟初　行朝招香山旧僧官休靜使募僧為
兵靜以子弟義嚴為揔提属元師又檄弟子湖南處英関東惟正各起兵